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沈端恪公（近思）遺書

沈日富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為原始後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聯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為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為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目錄

116.05.00
116.05.01

- | | |
|------------|-------------|
| 沈端恪公（近思）遺書 | 沈曰富編 |
| 天岳山館文鈔 | 李元度撰 |
| 莫氏四種 | 莫與儔
友芝 著 |
| 江南製造局記 | 魏允恭編 |
| 蕉廊脞錄 | 吳慶坻撰 |
| 諫書稀菴筆記 | 陳恆慶著 |
| 蜀變述略 | 余鴻觀著 |
| 敬鄉筆述 | 徐士鑾撰 |
| 桐城耆舊傳 | 馬其昶撰 |
| 汪穰卿先生筆記 | 汪康年著 |

沈端恪公

遺書

湘鄉後學
楊昌濬書

同治十二年二月
浙江書局校刊

由佛而儒自闇茲始後
千百奉宗子沈子

婁後學姚椿



伊洛既遠墜緒茫々狂瀾誰障爝火
無光惟我夫子入室升堂舍經味道
闇然日章學該博約道協行箴言
非枝葉擇精語詳金石鐫勒日星
耀芒肆予小子請業負墻哲人雖
逝遺矩不忘高山仰止宗風載揚

受業彭啓豐百拜題

本傳

沈近思浙江錢塘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四十五年選授河南臨潁知縣五十二年巡撫鹿祐以卓異薦遷廣西南甯同知旋以病告歸五十九年五月浙江巡撫朱軾奏稱近思初任河南縣令循績特著以卓異陞補同知因不服水土告休歸家足不出戶鄉里欽敬臣於宣講上諭處見其年力尙壯精神強健乞 敕部調取引 見破格擢用得 旨以緊要缺用六十年二月監督本裕倉四月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奏發福建候補知府雍正元年 特用吏部文選司郎中 予加一級 賜第一所帑金四百兩

九月充會試同考官十一月授太僕寺卿仍兼理文選司事二年正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二月擢吏部右侍郎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之句七月命同尚書阿爾松阿往河南審理生員王遜等糾眾罷考一案論如律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三年六月吏部議年羹堯誣參道員金南瑛等不實罪尚書隆科多擅會同兵部僅議革年羹堯將軍職上以吏部應議事含混會奏巧爲徇庇下都察院議隆科多削太保近思等坐附和降調得旨寬免四年三月轉左七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月諭日閱江南試錄見主考沈近思出題正大不尚說僻三場

策問內發揮性理具有本源以此試士實有裨於人品學問甚屬可嘉交部議敘加二級時查嗣庭汪景祺以悖逆伏誅近思與同籍因疏言浙省遠處海濱奢靡澆薄以詭詐爲能以忠厚爲拙以勢利爲重以廉恥爲輕以逢迎奔競爲有才以安分守己爲無用以請託徇私爲多情以孤介剛方爲刻薄以健訟打降爲豪俠以退讓辭遜爲怯懦以捏詞造謗爲智謀以謹言慎行爲迂濶人心之壞風俗之頹淪胥已極如查嗣庭汪景祺者大逆不道罪不容誅是浙江一省逆種並生越水爲之增羞吳山盡皆蒙恥荷皇上至聖至明至慈至斷明正其罪 特簡儒臣爲觀

風整俗使滌除邪穢咸與惟新臣受恩深重無可報效敬
陳浙省舊弊十事一士人修身立品全在初學乃浙省童
生初應縣府試即請託勢要求開公摺府縣官憑以錄取
最爲惡習請懲責以端始進一生員初得青衿便思鑽營
當事不得則編造浮言得則通謁顯貴求通關節請將本
人治罪外其私書關通者依律治罪一在籍鄉紳多在各
衙門關說公事顛倒是非最爲民害請分別斥革治罪一
不法生員妄借條陳名色向各衙門呈告地方公事藉以
欺壓愚民武斷鄉曲并結聯匪類連名具控名曰公呈請
褫革治罪一浙省凡兩造結訟未見曲直輒請訟師造作

揭帖攻發陰私污人名節或捏貪酷款蹟誣陷官長或編
德政歌謠聳動聽聞以致上司誤信賢否混淆請照光棍
治罪一士人刊刻詩詞并一切誨淫誨盜之書甚爲心術
之害請毀板重懲一訟師爲害最重浙江省會士農工商
而外游手好閒之徒鮮衣美食遨游城市伺察鄉愚偶有
口角是非教唆興訟或代作呈詞或鑽求書吏卽欲具公
呈一呼而集甚者挾持官府串通衙役保官告官閉城塞
署皆此輩爲之請於保甲內將無籍之徒嚴加查察至放
告時先查代書審問如係訟師嚴加懲治一衙役作弊各
省皆然浙省尤甚劣紳訟棍皆以衙役爲線索此輩侵盜

錢糧魚肉小民本官一有覺察則勾引紳棍鬪堂塞門冀圖挾制皆由白役人多每衙門動皆數百請敕浙省大小衙門遵照經制役定數一切白役幫差盡行革退如有書役勾通罷市抗官立賞重典一士子讀書當以聖賢爲法一切博戲最易放心喪志士紳犯賭法所必懲而豪家暗養打降之人船埠橋埠各有棍徒雄霸欺弱陵寡威嚇鄉里請嚴治首從一民間演戲原屬豐年報賽之常浙省有坐方地棍借端科斂糾黨勒索應予重懲又如雲林天竺各寺廟每至春二三月婦女游觀輕薄士子呼朋引類混雜訕笑毫無忌憚宜嚴申禁得 旨據奏二逆並生越水

增羨吳山蒙恥等語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稱上智不移寶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所陳風俗十事切中情弊委曲詳盡甚屬可嘉發與巡撫李衛觀風整俗使王國棟照所請嚴行禁約五年正月擢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事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六月教習庶吉士十二月卒於官 命平郡王福彭往奠 諭曰沈近思人品端方持躬廉潔凡所委用悉心辦理正資倚任忽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禮部尚書太子少傅銜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子尚幼著該地方官加意照看撫養待成立時送來引見 賜銀五百兩吏部派一謹慎司官爲伊料理後事

欽定四庫全書

臣

賜祭葬如例謚端恪子玉連於乾隆十一年十月授廣西
桂林府同知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諡端

恪沈公神道碑銘

杭世駿

雍正五年冬都御史錢塘沈公以疾薨於位 上聞震悼
身後之典有加 命王大臣致奠 賜帑金敕吏部官爲
經紀喪事加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 賜諡端恪給祭葬
如例 御製碑文榮哀兼至其仲子遷奉公喪歸卜葬於
歸安縣埭溪之新阡徧乞墓銘誌傳於鉅人長者以光顯
先人之行業駿於公爲鄉里後進少嘗以文字見知於公
知公之行誼最悉非其文足以致公不朽公有其不朽者
文或藉以傳焉謹案事狀公諱近思字闇齋號位山又號

侯軒世爲仁知之五杭村人曾祖學顏祖時吉父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吏部右侍郎妣皆贈夫人曾祖母尤矢節撫孤孫避兵旤艱瘁彌厲以故贈君終身無笑容公少而夙成年七歲請於父曰仁爲何物贈君大奇之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少長從虞山錢燦嚴虞惇學補錢塘學官弟子公之以錢塘著望自此也假學舍授諸生經厲志求聖賢之學曰人欲窮理必自六經孔孟始讀六經孔孟自集註始欲修行自敦倫始敦倫自力行小學始坐右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語自警康熙己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時座主孝感相國將致政歸公上書論孔廟

前此從祀於道統正傳有未當者其略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後與朱子岐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人徧滿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沿習焉不察使千聖相傳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者此大惑也因極論當湖陸稼書侍御學術純正宜膺祀典孝感深遯其言後侍御竟列從祀其論自公發之家故貧惟一僮執役謁選授河南臨潁令不改素操單車蒞職脩倉建社豐凶有備役夫築孔家

口隄潁人至今無水患立岳忠武于忠肅雙忠祠脩宋統制楊再興墓自爲碑記以率勵廉恥敦厚風俗爲本務磨循卓薦去潁之日士吏攀車灑泣道不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執法不避權貴豪吏斂手未幾以病乞歸集生徒教授如初豫章敷文兩書院來聘主講皆辭不就相國高安公撫浙時以賢能薦監督清河本裕倉嚴立規條搜剔姦蠹積弊一清未兩月浙閩督臣來請以公攝臺灣府事聖祖仁皇帝可其奏卽命公往時臺灣逆亂初平方資撫輯因作遠慮四論略云臺灣爲沿海諸省保障鹿耳天險澎湖孤懸非若內地之可以臂指使也以二千里之幅

員止設三縣聚一二百萬無家室妻子剽悍復戾之徒肆
行其輕詆任俠之習地方之敝由此而起莫若取臺灣析
爲數縣俾各治其地每縣中各分都圖保甲統領約束絲
連繩貫易於稽察一道一鎮彈壓府治駐兵三千游守千
把分防各縣又取民壯之材勇過人者拔置行伍嚴加操
練迨兵多之後潛移內地以充各標其餘流雜之民必審
其籍貫稽其家口方許授田土否則悉驅過洋自可化頑
暴爲淳良變海島爲禮義矣當時採其議行之 憲皇帝
初卽位向聞公名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弛
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密察輿論盡得其隱吏不敢欺由是

宿弊頓絕旋晉職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未竣事超授吏部右侍郎山西撫臣方上耗羨歸公之議上將從其請公力爭殿陛閒同列皆爲失色上嘉其誠劄不之責也方是時公直諫聲震天下丙午主江南試陸辭之日御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之句明年春晉都察院左都御史總裁禮闈得士稱盛公受聖主知遇至深不五年閒自散吏擢至九卿日夜淬厲殫竭思慮凡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封事十餘上皆剴切明白不爲苟應故事每封疏將入必先期宿戒鍵戶沈思繕稿竟北嚮叩首而後行雖家人莫知所陳何事海內

識與不識朝夕容望希公枋用卓然大有爲於天下而天
靳其年不得竟其所用是冬遘疾卒於位年五十有七公
慎交游寡言笑學以程朱爲準的與儀封張清恪公講性
命之學清恪公所著學庸講義皆與公往復辨論而後成
生平敬李梅崖之道義蔡梁村之理學晚歲篤好稼書文
集與閩人雷鉉王道考訂其業夜分不休所著述數十卷
曰學易學詩讀論語注隅見錄小學咏勵志雜錄真味詩
錄天鑒堂詩文集皆理道之言銘曰 元氣垓圮坤厚甯
曲江迴折濤瀾生曉曉大儒天挺英樹立匪祇一世名蚤
從小邑流惠聲力振斃劫扶孱傭築隄捍患潁水澄東人

泣送西歡迎旄頭夜墮赤嵌城卓然遠慮推用兵坐可危
論起卽行 帝憂銓法俾掌衡從事認詞莫敢竄逆鱗不
憚徑寸攫竝諍侃侃殷殿薨 帝原其戀嘉乃誠南牀獨
坐望匪輕圓首躋足跂治平胡不愁遺末疾嬰翩騎箕尾
遨太清蒼水鳴咽繞賜塋牛馬躑躅樂石貞維公孔思兼
周情氣奪暗啞驚聳旨執朱之奧抉陸精繼宋五子張周
程儒術彪炳辭鈞鏗銘詩徵實不可更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全祖望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靜海勵尚書然其於公之學術節概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 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邸徧讀三車經籍直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而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 上問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李公對曰主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 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而端恪曰臣少

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
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
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 陛下爲釋
迦臣卽有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領之曰良
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歎曰君子哉閻齋也說者以爲雍
正十年以前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力也端恪前此爲選
君尙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
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尙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尙書怒端
恪持之益力良久尙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
曰僚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

選司自此得大用子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
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既爲儒私淑應潛
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尙少及自靈隱歸得
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印從之求得其遺書乃
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聞有未安皆反覆
以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碑銘極闡明端恪之學而
不知其淵源所自出子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
歸于公用 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眾以 上意
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
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

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爲公懼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碑文微及此事而不悉端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事迹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不知子從臨川李公得之當記之以登 國史長君遷今爲戶部語次因乞予以序其事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沈端

恪公墓誌銘

彭啟豐

性情正而後學術明學術明而後事業著處爲醇儒出爲名臣無異道也朱子以來五百餘年聞而知之克符名世之實者在 本朝則睢陽湯文正當湖陸清獻繼此者其吾師端恪公平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世居仁和五杭村家本力農世孝友醇謹鄉黨稱之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圓沙嚴寶成之門旣歸家補諸生讀宋儒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

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
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
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顧以學未成
不出也頃之仕爲河南臨潁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餽遺
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
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埋枯骨捐俸葺潁城築孔
家口於鄰州潁民自是鮮水患建岳忠武于忠肅祠修宋
統制楊再興墓潁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
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
如也今相國高安朱公撫浙時特疏薦公 聖祖召入京

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公請諸朝乃命
公往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旨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
都圖保甲易於稽察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
流民必審其籍以授田當時采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敝胥吏多假手爲
姦公夙夜勤慎有姦輒發吏不敢欺旋晉太僕寺卿明年
典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每奏對之日齋戒越宿志
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雍正五年特擢都御
史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
利弊於民生有所裨益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力爭

以爲不可眾皆驚愕弗爲動

聖主鑒其誠不之罪也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上聞震悼 賜帑金遣平郡王散秩大臣奠爵官爲治喪子祭葬如禮諡端恪加 贈禮部尙書太子少傅廕一子公立心坦易純於踐履非道義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所編夙興錄誦法稼書先生出而臨民動以嘉定靈壽之政爲師晚年蒐輯當湖遺書爲十四卷其他所著書又數十卷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公生康熙十年正月十四日距卒之年年五十有七曾祖諱學顏

祖諱時吉父諱大震皆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妻項氏繼
徐氏皆 贈夫人又繼宋氏吳氏子三長玉麟監生早卒
次遷戶部主事三玉連廕生女一適舉人趙溶雍正六年
葬公於湖州歸安縣埭溪之陽啟豐鄉會試兩出公門下
服公之教既久哲人云亾不勝哀慟謹案公年譜誌之墓
而爲銘曰

斯文未墜天挺蒞賢斗杓所建四氣回旋有紛其學異說
晦蒙闢邪衛正公探厥宗有曠厥守散蔽畏蕙謹厥指趨
道直砥矢起自循吏擢之卿貳篤業靖其臣道具備爲孔
顏樂爲禹稷憂清和與任惟聖兼修 天子曰咨失我

良弼制詞褒榮典禮優恤峴山巍巍蒼水洋洋有斐君子
沒世不忘

勵志錄卷上

錢塘沈近思閣齋著

太極西銘正蒙遺書先儒許多言語只形容得這箇充塞徧滿無些子罅漏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直是無地無時可以偷安放過須將這箇心來承當這箇理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此是切要之語

居易以俟命行法以俟命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聖賢亦無他巧妙只如此用功夫更不用別計較凡人之歎老嗟卑者終是不曾用功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君子當終日對越上天也人頭上虛空處卽是天日閒無事便存此心夜閒夢寐亦存此心則敬心常存邪念不起久久純熟便時時以己心合天心

人不能處大事只是疑懼二字窮得理明則無疑養得氣足則不懼文人讀書只要記誦典故以矜淵博不求分別是非講明義理故臨事便鶻突狐疑漫無可否決斷專學作文鏤心刻骨心氣虛耗膽志薄弱一當大事便張皇驚恐畏蒞無措所以古來文人都無事業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

要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莫蹉跎歲月將何事報答

君親舊有此聯余加要莫二字每愛誦之以自警

諺云盡入事以聽天命此是聖賢切要之語

太極圖說卽中庸天命三句自無極而太極以下天命之性也形既生矣以下率性之道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以下修道之教也西銘卽孟子盡心一章自乾稱父以下盡心知性以知天也富厚福澤以下不貳修身以立命也故知四子書中無所不備上統六經下貫儒書

由孔子而來若顏曾思孟則見而知之若周程張朱則聞而知之文廟以九配爲極程朱見道分明不在顏孟之下入道以知爲先所謂先知先覺也

鄉原一鄉之人皆以爲愿人而孔子謂德之賊孟子謂之邪慝蓋天地間只有是非兩樣鄉原都不要分別只混同過去變亂黑白隨人起倒所謂失其本心絕滅天理此等人雖亂臣賊子亦肯從之如馮道是也孔孟所以深惡之後世老氏和光同塵便是得鄉愿之用佛氏無善無惡便是得鄉愿之體曲學阿世毀方就圓總是一派鄉愿種子流傳

文盛則質衰空言多則實事少爲學與爲政一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處世之道

余夢中忽見一處有對聯云勤惰爲歿壽之本謙傲爲禍

福之基醒而誌之

內文明而外柔順一語最好

李梅崖有言養先於教除害先於興利此爲政之序也又謂州縣以積穀爲要身經歷者知之

或問湯潛庵先生曰潼關之政何如曰只於保甲鄉約義學社倉四者加之意而已初聞之以爲迂緩今細思之誠無有外於此者苟力行之雖三代之治不能過此可恨賊吏行一事便擾累地方清官相戒以爲不可作事置地方於不管

一法立一弊生去其弊以行法可也今人不思去弊只要

廢法所以下梢不可收拾

須從舊法中做出新政來只在事事實實做實做便無弊不實做便都是弊

心定則氣聚氣聚則精凝精凝則神充

禮門也義路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能字中須具一介不取千駟弗視天下弗顧底胸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底力量方能承當這一箇能字

儒門若不是程朱拈出四書來教人亦茫無頭緒聖人之道或幾乎息矣

帝王傳心要典備於書四書所言道理皆從書來如言學

言性言仁義禮智言明德新民言勇言信言中言一言知行言誠敬書已詳言之四書只發明示人耳

理字是程朱說起

學而時習學字兼知行敬思繹浹洽知之精也所學在我行之實也坐如尸立如齋居敬之密也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始成終聖賢之學其有出於此者乎

敬字已屬塵羹土飯惟程朱做得來親切有味說得來精采有光

一者誠也主一者敬也敬是求誠功夫敬而無閒斷則便

是誠矣

殀壽不貳聖賢看破死生與釋氏同但修身以俟之功夫卻自別以蕩蕩之天懷而守乾乾之惕厲

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朱子曰這便見他有才

爲政不先整飭得胥役使他革面以從事便一事不可爲凡有舉動皆成弊政害民

州縣設有六房吏五年滿則許考職一縣之事官吏同有責成必擇其身家殷實才智出眾者充應有過卽詳革五年之內自必小心辦事而政無不舉孔子於爲宰而曰先

有司舉賢才者此輩是也今世俗全不講究及此甚有得
其充吏規禮卽爲結報終歲不在衙門五年後又索規禮
卽爲報滿而所辦事之人另有一派赤貧無賴專爲作姦
犯科詐民害民者爲之充應大本已錯更無政令可施
州縣亦有南面之體在內要六房書吏得人在外須各鄉
鄉保得人其始在擇用之嚴其繼在賞罰之信使此輩咸
喻吾意凜吾法而不敢作弊則恩澤始能下及於民而政
治可以得有實效

自天子以至於縣官皆以用人爲先

進言不能入必己之誠意不能感動或品望爲彼輕忽不

然所言事理未能切當當退而自省自脩不可以口舌求勝

養得精神充足方可做事

人自處須心地寬不可迫促

隨處體認天理

胡文定言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畷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劍馳騁以爲武或闢土服遠以爲功或耽佛好仙以爲高雖污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故爲政莫大乎脩身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

無非理事無不善此胡氏切要之言愚謂居官第一受害是酒色貨利更有一切不好而或溺志詩文亦足荒政與酒色無二要使此心湛然虛明一無偏向方能應事又有勤於政事不知綱領操簡御煩之道終日埋於簿書文案心爲所困精神日敝耳目日忙而於事之緩急人之賢否反茫然無以坐照其爲害亦是不小

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慎終之難也故曰病加於小愈官怠於宦成可不戒哉

安順之時當戰兢惕厲憂危之際當甯靜寬舒今人大抵處常則放縱自恣處變則張皇失措所以一無執持

定心氣節嗜欲此養生之大端

漢時循吏寬嚴俱可致治然過於嚴酷者多不得善終天道好生可知此深足爲戒也

署諸羅令汪君紳文詳內有云知萬民憂樂而後可爲知縣正一己性情方能坐此正堂此言煞有意味
接物以和所以平人情之險阻

誠僞之分人鬼之關也今所謂才智者盡是些鬼家活計
講得趨避法豈所謂才才須從一片至誠做出

健順二字是用才之實濟窮理養氣是廣才之工夫

游定夫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今觀橫渠著作正蒙理

窟諸書皆從中庸得來而中庸則范文正所勸讀者也因知古人願得一言以爲佩服其誠篤如此

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亦是西銘意思

朱子大學章句處處以至善爲主至善者十分卻好盡頭處也知必求其貫通行必求其快足此至善之謂也

人常存吃虧謙下之心則天必見憐而與之福古人云未發其福先發其慧纔見此人有謙虛之意便知其福將至以謙爲慧斯知驕則癡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也

烈風雷雨君子常存戒慎之心

爲政之道須寬中有嚴嚴中有寬急速不得遲緩不得
初蒞政時固不可更張太驟亦不可不先定紀綱須是紀
綱先定然後從容以行之而漸幾於有成若紀綱不定大
體已失中途便不復能振作只得事事因循隨俗苟且弄
得下梢決然無收煞

爲政以厚風俗爲先然此是無憑據事人莫不笑以爲迂
蓋刑名錢穀尙弄不了那有閒工夫及此間有一二講此
者又係腐儒都不理會實事只做得許多虛文故事所以
人皆笑之殊不知此是根本若根本不立風俗日壞則刑
名簿書日治而日見繁雜若大本旣立風俗漸好下面事

便輕減了一半治之亦易比如義學書院聘得一真實有德行品望之士爲之師極加隆禮使通國皆知矜式使曉然知吾所好在此而所惡在彼則許多無恥好訟之徒便自消阻不敢上前此亦一端也真是這邊重了一分那邊便輕了一分賈誼曰夫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爲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意思甚好卻分作兩橛刀筆筐篋何嘗非移風易俗所在卽如聽訟斷獄開發良心引歸孝弟忠信不以摘姦發伏爲能而以息事甯人爲本此亦厚風俗之一端也

爲官者一日之間只在國計民生利害上用心舍此更有

何處用心

清心寡欲聚精會神八字最好

人心之正處卽天心也

應事後略定心氣此亦持養之功

孟子論養浩然之氣止曰集義仍論理不論氣所謂理直則氣壯也然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引蹶者趨者以爲言可見血氣之氣亦不可不養

人心皆有善性故見有德之人未有不敬服

須經歷久則人情物理皆能周知

大學論知止至於定靜安而曰后能慮蓋知是窮理之功

慮是處事之方平時既極深研幾臨事又熟思審處也

龜山先生編緝二程粹言詞稍脩飾味覺淺枯不若語錄之完暢此天工人力之不同也

先儒遺書得朱子論定而後純粹無弊

人之倦有二有勞倦有怠倦勞倦之後不可不稍加休息以養其神氣若因怠而倦是不能以志帥氣所謂晏安之氣不可設於身體須力持莊敬發憤振作自然精明強毅朱子每稱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臨戰陣

周濂溪先生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言其心體也又曰遇事剛果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剛則不屈果則有斷

精則不粗密則不漏嚴則不弛恕則不刻合而觀之聖賢之體用見矣

明道端坐如泥塑人其敬如此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其和也又如此

人有大病二剛愎自用者害在不能聽受人言其有意聽言者又苦於築室道謀狐疑無斷

程子謂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至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事固不可不疑慮然道理明白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只從是處一直向前做去何疑之有事固不可不周密然都有箇綱領綱領既正自然件件都

整頓上來何周之有

安貧賤而審富貴是未仕時守義知命也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是已仕時守義知命也故鞠躬盡瘁原本淡泊甯靜之儒苟活偷生多出奔競熱中之輩

縣令與民親吏與民更親亦須清其流品而嚴其黜陟蓋小民受典吏之害甚多

不學便老而衰志氣衰也能學則志以帥氣血氣雖有時而衰而志氣日見其剛大

弭盜安民原無出於保甲一法但須責成有人稽查有方法爲有益如每鄉分爲幾保每保設一保長須擇忠實辦

事之人責成一保事務最爲緊要保分幾甲甲立甲長其
有聚族而居者立有房族長只要責成他自然稽查嚴密
姦匪難容又如團練鄉勇守望相助亦屬良法但須慎擇
練總不可用矜監充應彼既有護身之符又挾練總之勢
如虎添翼縣官難制平時挾黨橫行吞噬鄉里有事則尾
大不掉驅遣莫前小過未可遽行褫革及乎大犯則已貽
誤地方且亦非禮重斯文之道須擇身家殷實年力精壯
戶丁眾多辦事公直者爲之全在印官不時點查考其功
過而嚴其賞罰就我鞭策而緩急惟命庶於防禦有益所
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爲政要使民知吾好惡所在而信其非僞則治之亦易而風俗漸趨於正

以豪傑心胸行聖賢事業

橫渠先生言心要洪放此言最妙可知心不洪放則規規焉爲事所困如何能處斷得事程子曰身在堂上方能判得堂下人曲直亦是這箇意思

讀書而不思見之實事不獨詩文無用卽終日高談理學於自己有甚交涉

破盡拘牽認真做事

緊要處移腳一步便差到不可救藥

決斷民事必本於人倫原於道理務令久遠相安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有友人議一前輩謂潔已而不求人獎予曰爲小官則可若居大位須以激揚爲先養惡容姦正是己之不潔

歷觀前史凡忠實任事者有成苟且偷避者必敗

爲人臣者辦事任職以不欺爲先

清是居官之根本初蒞任時先須立其大綱如杜請託拒餽獻明節儉洗冤抑布公平謹號令信刑賞此數事乃下車之始政此等不講漫言初任苟且隨俗到得後來便不復能自振作其他興利除弊一切教養等政宜因勢利導

之逐漸脩舉不可行之太驟

獲上信民方可做事清以自持乃求信上下之實也

潛庵先生謂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夭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此言極好

湯公答陸先生書有曰陽明之詆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又曰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此是湯公定論昔孟子闢楊墨而顏子惟好學湯公之言顏子之心

也然其不信陽明則公固自言之矣

本朝人品以湯潛庵陸稼書兩公爲第一而陸先生學術尤爲純正

當儒學先於格物窮理者急於救人也格物只是要知明處

偶得時習吟一首尼山開正學時習乃其方汲汲無欲速
循循不敢荒思深能淡洽行熟漸安強渙若冰爲泮怡然
旨獨嘗念我同心友千里還一堂麗澤交滋益春風其就
將悠悠戶外客悲憫非自傷廓然大虛體浮雲相與忘
存實心做實事方不虛度一生

孟子說當務之爲急只此一語便見他命世之才又曰急親賢之爲務盡之矣

心氣大耗便不能應事

應大事全在理明心靜氣足膽壯

聖人之言雖極平淡皆涵至極之理使人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要是自然如此非有意造作爲之也

專意涵養本原朱子不甚取者恐其陷於自私之學厭棄事物而不以家國天下爲念也

窮理涵養二者須一齊俱到纔有些子輕重便生出無限病痛來

眼要看著腳要走著二者知行之謂也缺一件不得

讀書而不涵養則書不爲我有潛庵先生曰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欲之根難斷巧偽之術易工苟非察識本體而擴充之綿綿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自然日亾誤人一生此數語說得懇切令人通身汗下

須時時存敬畏之心一刻放下則心便走作不是曠蕩便卽悲愁又太拘苦不得

湯潛庵先生曰逸庵造詣篤實 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爲之大振 夏月與仲誠論學此公真不可及 張

仲誠先生在京時時嘗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
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此
是仲老得力處敏修刻志力行精進匪懈 田梁紫踐履
篤實學極淵邃耕巖先生遜迹空山造詣益深 施兄虹
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鼓動後學 稼書先生正學清德
人倫師表 右皆湯先生之評論人物其自脩可知矣中
州風氣敦厚講學者以躬行為先故先生之操行事業篤
實光輝不知者以為學陽明陽明虛詐如何有此篤實又
先生曰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偽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
此字然後有商量處此程朱之真脈也

學者苟能實力用功閉目靜坐與造物同遊開卷讀書與
聖賢晤對無一而非吾師也

念無止息雖夢寐之間此念隱隱不可斷人謂日之所思
夜之所夢非也有絕非思慮所及而夜忽成夢者蓋由寐
時此念流轉忽上九天忽下九淵隨其念之所至因念生
境因境生夢所以變幻不測念亂則夢亂念清則夢清有
事未至而先兆於夢者由其念慮清也所謂神以知來也
或言至人無夢無念則無夢也仙佛能之孔子夢周公夢
兩楹高宗夢傅說文王夢上帝亦其念之所至也
河圖言天道其數十洛書言君道其數九蓋陰陽有對而

皇極無對也

大易全是河圖之理所謂陰陽剛柔承乘應與而生吉凶
悔吝無非河圖之理也尙書全是洛書之理洛書雖出於
禹然禹治水時卽堯舜時也洛書殆爲堯舜而出執中卽
建極之謂也明目達聰濬哲溫恭六府三事九官十二牧
三德九德定時成歲五刑五禮降及三代一中相傳無非
洪範九疇之理余觀於洛書而君道備矣

易書爲六經之本原河圖洛書又爲易經之本原而太極
圖又爲河圖洛書之本原河圖言天道洛書言人道太極
言天人合一之道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伏羲以河圖而開斯道之統唐虞以洛書而定一中之傳
太極本於孔子而圖則周子得之以啟性理之學程朱說
理字皆原於太極

孔子傳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四句是周子建圖之本
語云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踣躅不如鶖
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人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言事之貴乎斷也

太史公才高學博而於道無見因遭李陵之禍一腔怨憤
發之於書多不平之鳴故遇游俠貨利每津津有味而羞

貧賤此無聊之思也後來文人學之便成習氣放曠悲愁多喪其所守吁可畏哉

古來凡有功業德行者其文便有味不求工而自工文人之文只成空殼愈做作愈可厭人多說學史記不知史記之所以傳者以其有秦漢間許多豪傑事業可傳非徒以空言取勝也

文章只有明道紀事二者舍此更有何文若其言不足以明道而反足以晦道紀事不足以傳信而反足以變亂是非此天地間一大蠹也獲罪深矣

程子嘗謂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因舉管

子荀卿杜預三說爲證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此卽時復
思繹浹洽於中之謂也荀卿曰真積力久則入此卽時習
之則所學在我之謂也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此卽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自不能已之謂也孔子言
時習而悅孟子言深造自得便是這箇功夫但所習所造
者不同耳

參同契云千周粲粲兮神明來告汝萬徧森森兮靈魂忽
自悟讀書當如此入

史記有朱子之綱目則一十七史俱可廢而不觀或云古來故事亦宜備覽余曰無關於天理民彝之故事與看稗官野談何異適足長其生心害政之端而已矣

朱子早歿可惜五經不曾俱經刪定易詩書註美矣禮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大旨已定而通解一書未經卒業卷帙太繁須刪訂從簡以便學者之誦習春秋竟未有成書四傳俱有病痛前賢已多論之妄意朱子法春秋以作綱目必當照綱目以修春秋先列經文爲綱繼將左傳事實刪去繁誣錄其簡核以爲目再將公羊穀梁刪其誕異者胡氏刪其碎鑿者錄其正大精純之語以爲論如綱目體

格庶使學者一展卷而大義微言渙然無疑然非朱子不能爲亦不敢爲也此天地間一闕憾也

須是涵養本原令心地端正然後可以窮理致知如先有這張紙潔白明淨然後可以寫字然或有專務涵養而不去窮理致知卻似止有這張白紙而無一字有何益處故居敬者窮理之體窮理者居敬之用缺一不得

學而不思便是俗學思而不學便是異學

道理便只是眼前平易的道理若一入艱深其去道也遠矣

古來儒者講學各就所見不同不妨惟大源頭處不可不

同若精一博約知行敬義明誠體用等處如何不同得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

有心異朱子者其設心已不可問

辟敬軒之言何其溫柔敦厚也胡敬齋之言何其篤實光明也二先生之所養可知矣我朝湯潛庵似敬齋陸稼書似敬軒

只如此隨波逐流混同滾去豈不虛度一生區區文章事業若浮雲之過眼全不足道也

庚辰同榜文章相知者惟陸巢雲胡國期二人國期學極簡博而愛氣本弱酷好文字嘗謂余曰吾諸事倦於酬應

惟對文字則樂此不倦甫任一令隨卽早歿巢雲才氣雄邁極欲做事業只名心未淡亦有文字之癖余嘗規之以枝葉太繁本實欠缺巢雲極口服善然終不能改亦未及中壽而卒嗚呼以二人之才俱不可一世使完養精神而無紛於嗜好其所成就豈止如此乃皆爲詩文名譽所誤悠悠泉下相見無期可不懼哉

爲大臣者以激揚爲要務使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徒殫精疲神於簿書出入之際禁令文告之間則何益矣顏子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何等氣象

默與天游

人之精神有強弱不齊當量力以任事不可拚命以奔名
如人之家當貧富相似若百金之家而勉強爲千金之事
鮮不敗矣

陰陽鬼神之說聖人於易言之他書未之及也故子貢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迨周張二子始切切指
以示人然要人知得卽氣卽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
須臾離卻工夫乃是教人切近處非是教人高遠也
語曰治兵如治齒欲其磨厲而剔刷之也治民如治眼欲
其休息而安養之也

恭己無爲全在用人得法誠意正心王霸所異知人善任

王霸所同

士君子出則爲祥麟威鳳處則爲潛龍隱鵠皆於世有所補益豈若梟獍之輩居顯位則播惡於國遇窮途猶流毒於鄉吁可畏哉

義理重一分則利欲便輕一分

人於利害甯有不知趨避者雖孔子亦嘗微服過宋君子以儉德避難邦無道免於刑戮明哲保身豈是一味鹵莽但以義理爲權衡有害於義理則不可避蓋害則有避有不避利則斷未有趨者

擺脫俗情灑落自得

有通於理而不通於事有通於事而不通於理有通於古而不通於今有通於今而不通於古皆非實學也學者須要無所不通若通於理而不通於事則講學徒屬空言而躬行究未實落通於事而不通於理則酬應皆由私智而權衡必非大公須是以理制事以古御今通達萬變而不膠於一定虛靈一心而必求其至當然後可謂之通儒也人須是養得此心虛靈義理熟後自能應事天下事變日無窮如何講究得許多古人所說不過是大概影子須是神明變化運用一心心是秤義理是秤上星心正理明事到面前將此秤稱量則輕重高下自然精切不差

治獄以明斷爲主易之言獄莫備旅之大象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第一是明今以不明之故含糊不決託於慎刑之說淹滯日久以致斃獄而案終不結嗚呼不仁甚矣不明必至不仁豈必酷虐而後謂之不仁哉

天下古今義理精微無過於四書集註不知講此雖說得極高妙終是躑淺

學者用功全在變化氣質方有進益若不能變化氣質雖終歲讀書講學於自己身上全無交涉到得老年日暮途窮只依然故我諸葛武侯所謂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變化氣質便是克己功夫謝氏謂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此性是氣質之性

凡人能好學則日見其進雖年愈老而識愈進若老而昏
眠不日進而日退者由於不學故也

爲學須是月異而歲不同

孟子言集義卽積德之謂德何以積義何以集只是居敬
敬以直其內敬心常久不息則氣日充大天下之事皆不
足以疑懼震撼之

色厲內荏無居敬之功也

敬以直內則常存其天德之剛有息則餒人欲餒之也色
厲內荏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與

程朱之學敬而已矣

象山得佛之心體說來如一橛頭相似陽明得佛之機用圓通活潑不可捉摸一是如來禪一是祖師禪也

陸王雖說得不是卻自己有所得世儒雖說得是卻自己無所得

人無汲汲求知之心自己便較安穩人之大病不安穩者只是欲求知於人而求勝於人故畢生功夫做來都是落空

治己易治人難

勵志錄卷上終

勵志錄卷下

錢塘沈近思闇齋著

人多追悔從前時光虛度不會用功卻不知及今猶可有爲也五十至六十尚有十年功夫五十至七十尚有二十年功夫儘著有時光用功卽已至七十八十明歲便死今年尚有一百六十日可以用功乃皆悔前而不知改後何也先儒曰不患妨功惟恐奪志余云不患虛度從前只愁錯過目下

華亭周君荆山謂余曰錢虞山初學集君子之文也有學集小人之文也余讀其集良信其敘次當世賢人君子忠

臣烈士慷慨悲歌一唱三歎有餘慕焉然君子不以其文之佳而恕其後之敗名喪節則文章何救於品行哉虞山初附東林故其文可觀迨其敗名喪節則文亦趨下又見文章不可以偽爲

有鳳凰之德而後其羽毛爲可貴今之文章則燕雀而已矣

聖人之言雖平常一語使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如學而時習之一句那有做到日子也

後世多訾議王弼州文字然弼州氣節才品極高卽其扶持椒山楊公一節已見其梗概非震川所能及震川文雖

淡潔然議論不足以明道而紀載無關於治亂興衰之跡則亦尋常應酬之作耳其中豈有物哉

震川欲修宋史而不成人多惜之余謂即使能成亦未必便佳何也以其不識時務也無權衡以稱量古人也又公自言少好司馬子長書而平生遇無可當意之人之事不足以發揮其奇惟沾沾以張貞女一篇爲得意竊意兩宋以來若濂洛關閩之理學韓范富歐之事業李綱之爲相岳飛之爲將文天祥陸秀夫之盡忠卽論有明若劉誠意方正學于忠肅卽論同時若楊忠愍輩何必不如秦漢人物豈不足以發揮筆墨而集中無一傳焉卽其所作祭楊

忠愍文昧昧黯黯殊不肖其爲人卽使震川爲數公作傳亦未必能寫其忠烈凜凜有生氣要之古人之傳明道紀事二者而已舍是二者而徒欲以空言取勝難矣哉

聖人力量大只是收拾人才多觀於孔門可見孔門人才最盛五臣十亂而後未之及也當時一用孔子便舉諸弟子分布眾職更何事不可成卽朱子救荒諸政做得好亦全賴及門之力故爲論以得賢才爲先

古文之不廢者以其能樂道人之善也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於臨終時發出聖門居敬之學以示人而千百載後程朱得此以續孟氏不傳

之傳遂使聖學光昭萬世吁孰謂彌留之際而可忽乎哉
一番病後覺得道理一番生新

余作俟軒賦有云百年非久兮供庸流之浪擲寸晷棄暫
兮成奇行之激烈或半生守正兮忽末路之變節或畢世
浮沈兮至暮年而改轍數語亦是可取

詩賦甚是無益杜少陵云詩成吟咏轉淒涼刻苦爲之增
得一倍悲涼不知道理之言雖極平淡咀咏有味

爲政地方只要無事除盜賊鋤強豪清詞訟革苛斂處衙
蠹禁打降洗冤抑無非只求無事而已官欲晏安怠惰一
切不管爲無事則民間遂紛紜多事

龍之潛也默然靜伏一無發露迨一旦乘時則興雲布雨不可思議君子之出處也亦然

道理自朱子發明後都盡學者苟能取其書而熟讀精思身體力行已是受用不盡舍此而他求俱是斷港絕流一知半解無益之學也

人須是量大包容一切量有從氣質來者有從學問來者如孔子人不知而不愠顏子犯而不校孟子於橫逆之來而必三自反皆是學問中事人心當如太虛稍有障礙便與天地不相似矣

世間難處的境漸能處得難忍的事漸能忍得難耐的人

漸能耐得便是學問進處

凡草木之新綠處益見天地之生意宛然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性字只就
理說性卽理也所以載是理者氣也理無不善而氣則有
清濁昏明之不同孟子道性善只就理說然口之於味也
一章明分理氣二種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卽張子
所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詩云有物有則又云形
色天性也卽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也程張之說非出於
孟子者乎

理不雜於氣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理不離於氣故曰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惟其不雜故孟子道性善惟其不離故孟子言踐形惟其不雜故曰無聲無臭惟其不離故曰有物有則

仁者愛之理與克己復禮功夫似不相屬朱子有一段云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說來方得聯貫可知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克己復禮功夫做到全是一團春生之氣得天地生物之心也故克己功夫以治怒爲先怒便失卻溫和沖粹之氣與仁相去遠矣

怒時便以氣爲主而不以理爲主眼前便天昏地黑此人
之大病故書以自警

懲忿窒慾四字是切要工夫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惜陰錄云中者不偏不倚不偏
是當中不倚是懸空無所偏倚者當中而懸空之謂此可
以想見未發氣象矣

關公有言心在身中日在天中岳公有言皇天后土可表
此心二公之言可想見矣偶得一絕句心日在身中光明
到處通莫言方寸小敢敵太陽紅

周子詩云飽煖大富貴康甯無價金朱子詩云安穩三更

睡清明一氣存此正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時也

求誠功夫只是表裏如一始終如一

看來古人做事直是退則索性退去深潛謹密無一毫希榮干進妄想進則索性上前忠勤果敢無一點偷安退避私心今人處則黷心名位出則顧念身家所以進退皆無足觀

要做伊尹事業須先礪伯夷風節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畫萬古雲霄一羽毛亦能窺見孔明本領如范文正公以天下爲己任先憂後樂文武勳業卓越千古其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朱子每稱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若不具此等胸襟氣節雖苟且做得些事業亦是卑污不足道也

范文正公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十四歲舉進士禮部第一二十七歲中乙科第九十七名三十六遷大理寺丞三十八丁母憂四十歲以晏公薦爲祕閣校理四十一出爲河中府通判四十三移判陳州四十五除右司諫以言事出知睢州四十六徙明州復知蘇州四十七除禮部員外郎待制判國子監知開封府四十八落職知饒州四十九徙知潤州五十歲徙知越州

至五十二歲始以韓琦薦復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除龍圖閣學士與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五十
三兼知延州降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復戶部郎
中五十五慶曆三年八月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
參知政事五十六復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五十七知邠
州改知鄧州五十九徙知荆南府六十一知杭州六十三
知青州六十四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歎嗟乎
公之生平經略西事不過三年而入參政事僅數月耳其
功業已如此卓卓使得久在其位則宋之天下何難比隆
二代而公先憂後樂之志其必使萬物得所也夫

文正公與朱秀才帖云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好此言當與先憂後樂竝觀又與中舍云今旣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卽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旣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外更憂身外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此言可以遣病又朱子論文正云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他且得做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

意始得觀此數則可以想見前賢胸襟氣象矣

范文正公作述夢詩序云劉夢得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道理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等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竟請太子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柳劉諸子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奸諛於旣歿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

子乎范公之論如此足以正舊史之失洗諸君子之汚面
子厚輩心跡始得暴白於後世而衙感於地下然以諸君
子非常之士一不自慎遂至蒙千載之汚而使無范公忠
恕之論將終不能以洗白則士之立身誠不可以不自重
也

周君述漫堂之言曰小吏以擊斷爲能大吏以無事爲要
蓋小吏能擊斷則民皆畏服地方安靜而大吏亦可以無
事矣又曰吾做巡撫只有半年忙初到半年細察屬員孰
爲賢能孰爲平常孰爲下劣認得真了其賢能者委而任
之其下劣者參而去之平常者勉而教之俱能如吾意文

書可以不治終日常閒此等議論甚得爲大吏之體要而特恐漫堂言之而未必能盡之也盡得斯言雖古之大臣無以出此

范文正公嘗言史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嘗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此良相之言也

梅崖李公爲井陘道日陸稼書先生任靈壽縣令來謁公開中門以賓禮接見迎送至門未嘗以屬員待也三次特薦陸曰昔魏環極先生曾叨薦拔未嘗認師生恐無以見魏公地下故相見時稱薦主晚生公甚喜時有邑令邵嗣

堯者公會脫其死罪後陸邵俱行取爲御史公罷官居京師二君往來無閒忽有要路爲于養志奪情事託邵致意於陸求勿言陸卽舉劾其非要路銜之并歸咎於邵邵無以自解遂眾辱陸於朝班次日邵謝絕李公曰門生甘作負心人不復蹟及師門矣公笑而謝之遲日公會陸先生先生絕不言及公微問邵事先生曰彼無他故不過要做官耳微笑不更有言卽此一節公之虛懷禮賢與陸先生之涵養不校俱非世人所及矣

人有朝氣有暮氣古之聖賢清明在躬雖至老而朝氣常在故其德業日新愈加精密

余庚子秋八月八日出門中秋宿高郵河上賦絕句八首
時月色明皎辛丑七月二日赴閩中秋宿興化城外賦絕
句三首時天陰無月今年寓閩署無詩天雨無月出門以
來三度中秋得看月者一而已嗟乎月之晦多明少與人
之處世何以異哉有志者可以自信矣

一部易經只是用九用六所謂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以趨
於中耳所謂君子而時中時中者易之道象之有剛柔者
其氣質也中者有吉凶者其氣數也變化氣質挽回氣數
其用九用六之謂乎

三百八十四爻皆言陰陽也爻爻有一個太極在

易之道大約教人時時警懼

孔子教人之深切於易大象盡之如自強不息恐懼修省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類皆切要之極也

乾卦六畫皆陽無一陰柔之雜其在人心宛然畫出一仁
之體所謂無私之至也無私則明則通無私則公公則
溥何疑於大通乎然必利於正者所謂無私心而又必當
於理也貞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謂也知正之所在者
知也固守之者行也在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在學
者則學問思辨以擇之篤行以執之也故貞字內須兼知
行說功夫乾象言無私當理是專言之仁也文言分四德

是偏言之仁也孔子言仁皆出於此朱子解仁亦皆本於

此

玩乾卦六陽雜不得一絲陰柔便可見人心本體著不得一毫私欲天道原是一般實觀玩乾象便可識得仁

體

文王繫元亨利貞與諸卦一例教人趨舍之道重在貞字孔子分元亨利貞爲四德古無此訓自孔子發明天道以此四者配春夏秋冬合仁義禮智四儀之扁鑰開萬古之羣蒙

文王開口教人是一貞字貞者正也周公開口教人是一

潛字潛者藏也大約人須守正潛藏不收斂堅固便不能發散暢達

劉宋時有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竇連櫝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此言可以醒貪夫之迷古來料理邊事自李牧趙充國外以范文正公爲得法三代以後人物如諸葛武侯郭汾陽岳武穆俱是兩閒名世閒出殆忠之聖者與

陸忠宣公學術純正奏議爲古今第一其才識亦過於董相真王佐之亞也昌黎遊其門而不知稱述亦何過乎

陸稼書先生畿輔八府地圖記曰畿輔之水惟永平之灤

渝諸河自入海其餘皆歸於衛白二河以入海衛發源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泉流經直隸濬縣滑縣內黃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爲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潞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衛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衛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衛真定之水如滋如泲如滹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會於任邱縣趙北口之四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爲玉帶河順天之水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渾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滹沱河在真定

府城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由雁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繞真定府城南歷藁城晉州東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爲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抵青縣岔河口入衛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清濁二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發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交漳口合流至磁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直隸廣平府盛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甯晉至冀州合滏沱河滏陽河在廣平南五里

發源河南彰德府磁州神屬山流至邯鄲縣會者心二水
由永年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受水之處在
任縣鉅鹿隆平甯晉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禹貢所謂
大陸既作者是也趙北口之四角河在任邱縣西北五十
七里一接高陽河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
趙北口由柴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
柴火淀東流會渾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
城淀慈老淀落城淀黑母淀四角淀文爾淀總滙三角淀
歸白河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卽猪龍河至雄
縣名高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河猪龍河在新安縣南十

六里上流卽布裏河布裏河在高陽縣東二十里上流卽
楊村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里上流卽滋沙滹三河自祁
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名蟻河至蠡縣爲陽村河滋
水在眞定府城東北三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故
回山經直隸靈壽行唐眞定藁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
口合滹沙二水沙水卽泃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
太原府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
樂定州以至祁州三岔口與滹滋二水合流滹水卽唐河
在唐縣西南二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流入倒馬
關經直隸唐縣西南過完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

滋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城北入涑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陽渡係涑易沙三河會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矛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涑水卽拒馬河在涑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荆關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一南流涑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卽道

攔河在涑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興爲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卽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爲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經直隸昌州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縣爲大朋河至安肅爲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達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雹水爲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卽雹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卽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山西天鎮衛流入直隸宣府鎮

西城東流深井堡安州礬山堡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
河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蘆溝橋俗曰渾河達固安縣境
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
合流入霸州繞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千流
萬派而衛白二河其綱也入衛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
水渾河及趙北口之四角河其綱也 以禹貢之跡言畿
輔者有澤水大陸有九河有衡漳有恆衛大伾山在濬縣
東南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卽任縣鉅鹿隆平甯
晉之大陸衡漳卽合滏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西七
十里俗名橫河發源恆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潞水或卽

以爲泚河者非也衡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衛輝之衛九河濟水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名響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垣濬縣滑縣東明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下達河開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統開河決陽武循響子口故道東州抵濮州張秋入海宏治二年決封邱荊隆口漫于長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在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遮

書亭在濬縣南五十里古今水道之源流如此

人苟有一念求同於人之私而喪失其本心者多矣

諸葛武侯言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二語已道盡
故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好學大約人世擾攘須得此心
稍能甯靜方窺見得些道理

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也亦只是靜吾人見些小利害
到來便心動不得甯帖

人惟是洗卻私欲之心與天相對便廣大清明所謂君子
終日對越在天也一部詩經吾取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確實用功處也

君子畏天命則私意自無所容矣

天命之謂性不可須臾離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個畏天命故朱子註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陸先生作侯孺人壙記曰子萬稱孺人之言云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翹珠鳴玉男子所重在品不在拖紫紵青又曰世事何真惟做好人爲真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歷艱辛遇通達而喜怒不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使子萬得以磊落之才處則優游於墳典出則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牽制其胸襟彼世之生長閭閻不識稼穡艱難不識禮義窮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鬱抑擾擾於中甚

則毀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私欲之無涯者聞孺人之風豈不可愧也哉按陸先生此言可爲近世婦道之戒嗟乎士夫以家自累因而喪其清聲者多矣

歐陽公述皇考之訓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治獄者不可不時存此心

聽訟以速結爲第一遲則拖累無辜雖所聽無冤而民之以淹滯破家者比比矣故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既能明矣又須不留獄方見其善

余少時見張撫軍所刻敦行錄有曰國有廉吏鄉有端人遂中心契之願學焉而未能也

爲政須是嚴嚴則法度整肅民知畏敬又須以寬行之寬則氣象濶大民易遵行二者兼之而政可以爲矣

程子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須是稽古方能愛民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不學道如何曉得愛人卽有言爲愛人之事亦不過借此爲求進之階沽名釣譽無所不至而於愛人之實心何有哉

爲學而好名則所得皆虛爲政而好名則所行皆僞程子曰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其利心則一也旣思利於己必有害於人如何得有實惠及於百姓

惟看得做官是爲百姓之事故斷不肯求人一有求人之

心便已自喪其所守俯仰懷慚志氣餒敗如何更能做得
事業

岳武穆作屯田對引先正司馬溫公之言曰德勝才謂之
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夫武穆之才制勝克敵千古無二
雖婦人孺子莫不仰其才略如神而其自言乃重在德而
輕在才然則無武穆之忠孝至性雖有武穆之才之美亦
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武穆之所謂小人也有武穆之德
雖無其才亦不失爲君子然則有武穆之才而又有武穆
之德者諸葛武侯是也有武穆之才而無武穆之德者曹
操是也有武穆之德而無武穆之才者顏真卿文天祥是也

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多一番駁結則多一番需索此亦爲上官者所宜知

本朝人物必推湯陸者以其真也真則不變僞則未有不變者

張南軒先生曰蟬蛻人欲之污春融天理之妙非深有得於道者不能言也

非大膽不足以任天下之事非小心不足以處天下之事小心非畏葸瑣碎之謂也只主敬無失耳大膽非狂妄鹵莽之謂也只養氣有定耳

朱子語類有云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
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奏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
或然也又云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
如可見言語是件要緊事其爲功最速語云君子不幸而
無才言語亦才之一端片刻之間感格君心挽回利害全
在於此孔門四科所以列言語於政事文學之前也孔子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夫言語豈喋喋利口者所可同日而
論哉

朱子謂武侯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武
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又云富韓公再用時與韓

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頭是精密似前日可見古來成大事未有不精密者愈老成愈精密一毫粗疏不得也然密豈屑細之謂哉只是見得徹底無些子滲漏耳前輩做事定是周到千牢百固

作事全在心定靜亦定動亦定定則才智出而思慮精故所作皆成有計私巧避之念則心不定矣

事未至不可有好事之心事既至不可有避事之念

朱子集中有答廖子晦一則最爲痛切云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著些利害便不

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又云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厮捱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卽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卻不肯行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

簿乎矣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卻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怠在溝壑勇士不怠喪其元李先生說不怠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學者當寫此一通時時觀玩而體驗之若不具此本領則入世途未有不墮坑落塹而平日所講之學俱成粉飾門面虛偽不實一經爐火鉛錫灰化無點金氣也吁可不懼哉

呂東萊與朱子爲友而學術不能無偏駁者我見未怠而

勝心未去也。陸子靜更不必言矣。若如橫渠之於二程，勇
撤舉比而降心相從，其造詣甯止此哉。

默識默成默字最好靜與天通也。

程朱言語雖多做工夫，只在兩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
知而今無事靜坐時只用敬以涵養，讀書應事時只講求
義理以廣識見，如此度日而已。

讀大學章句開卷最愛虛靈二字，靜虛而動靈也，二字已
說盡此心體用之妙，盡得虛靈便是聖人，若有一毫意必
固我之私，便是不虛不靈。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便是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便是靈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便是虛而具眾理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便是靈而應萬事

存心虛靈處事精詳已盡爲學之大端蓋虛是體靈是用而精詳又是靈之用也學者時常有知止之功已是十分透徹臨事又加審慮一番精而不粗詳而不略方能處事合宜今有人平日講論最是明白而應事多錯者只爲少了慮字一段工夫也然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則能慮實由定靜而來

稼書先生謂中庸兼未發已發大學止言已發以其從誠意說起爲下手功夫也然如云虛靈不昧虛字何嘗不是

未發顧諟天之明命云常自在之何嘗不兼未發功夫正
心章云敬以直之此心常存何嘗不兼戒慎恐懼說來但
輕重有不同耳論全體則中庸爲細論下手則大學爲切
聖經致知註云致推極也穆穆文王節註云究其精微之
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究其精微之蘊是極字所謂直致
也推類以盡其餘是推字所謂橫致也知止之功盡於是
矣無不敬而安所止萬物統一太極也於天下之事皆有
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講習討論是知一邊事省察克治是行一邊事戰懼畏象
是敬一邊事知行敬三者是聖學之主腦敬兼內外故曰

表裏戰懼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也可畏可象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整齊肅莊不可輕者也其云德容表裏之盛舉成功而言敬者成始成終之功貫乎知行之中而統乎知行之全者也然則文王之敬止聖人自然之至善而此章之恂慄威儀學者勉然之至善乎

格物工夫只是卽物窮理四字已道盡更無餘義矣其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就一物而言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就萬物而言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格致必要到貫通若不貫通

算不得學問然非真積力久何能到此

人當時刻存心一不存心而言語之間不覺口快而失言禍至於興戎筆墨之際不覺手滑而錯筆惡至於滔天舌鋒筆鋒觸鬼神之怒而傷天地之和者比比矣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過有可改者有不可改者一失足成千古恨立身一錯萬事瓦裂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聽斷出入之間一有錯誤便成大惡雖欲改之烏可得而改之此君子所以戒慎於事前也

戒戲謔戒多言恐氣浮而心散則處事多錯刻刻提撕時

時警覺

韓宗伯焚嘗語人云人之傳與不傳不在乎官之顯與不顯亦不在乎中之熱與不熱斯言可謂達矣

太極圖只是不雜乎陰陽而不離乎陰陽耳上一圈是不雜乎陰陽者卽無聲無臭之謂也下四圖是不離陰陽者卽有物有則之謂也

地道虧盈而益謙故以下爲歸凡都會之地皆處最下者也余觀閩浙自仙霞嶺以北從青湖六七百里至桐廬富陽江三折而入錢塘爲最下而浙江省會建焉仙霞嶺以南從浦城下流千餘里至延平水口東折而入閩爲最下

而福建省會建焉皆倚海爲疆者也常玉山逆流而西六七百里至瑞洪入鄱陽湖爲最下而江西省會建焉湖北湖南皆處下流倚洞庭爲疆者也自興安縣分水西下至廣西不停住故廣西瘠又下流至梧州府故梧於粵西爲富庶南甯之水亦東下至梧惜梧亦不能停留順流而南下俱聚於廣東之省會故廣東爲富饒廣東倚海爲疆者也浙省自武林門以東水平流七八百里至鎮江入海天下唯此水爲平故稱平江路皆處地之最下故江南蘇松江甯二省財賦甲天下由此觀之則地氣處於下可知矣省會之倚水爲疆者既如此而負山爲險者亦可知矣然

則學古之道其可不卑以自牧而虛以受人也哉

事必經歷一番而後言之親切前世儒者未曾出仕其言學問則有味言經濟終隔一層

大學緊要只是虛靈虛靈方能應事故曰具眾理而應萬事虛靈全在應事上見得後面忿懣憂患恐懼好樂之有所親愛畏敬哀矜傲惰之多僻貪戾作亂之不恕以至好惡拂性偏僻悖逆忘身殖貨聚斂害民之不能絜矩皆此不虛靈之病根爲之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驕泰便是不虛靈之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便是虛和便是靈天地位萬物育便是齊治均平之極也

居敬則虛致知則靈

集註內有緊要字眼道理十分圓足須切己體察終身玩之而不盡所謂句心也

易經彖傳象傳是贊體故多用韻協古書中凡用韻者亦古詩之一體也

誠意便有德致知便有才然人必意誠而後有才世人所以流於無用者以其虛而不實也故聽其議論則有餘按之實事則全疏必以實心辦實事不肯一毫放過處處實落便處處見其力量不謂之有才而何

太極是理陰陽是氣鬼神是機兩閒只此氣機一往一來

於無窮而已所謂活潑潑地也

聖門格物功夫莫先於讀書莫切於讀書雖曰索之於事爲之際驗之於酬應之中然非讀書則無義理以爲權衡何以索之驗之也讀書莫先於四書集註每日止看一段熟讀精思玩味體察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日一段今日格一理焉明日一段明日又格一理焉到得積累多後便豁然有貫通處舍讀書外更無入手處矣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只是好古敏求讀書而已所以假年學易韋編三絕何嘗不是讀書讀書切忌貪多草率讀完便是不曾讀

四書集註須是時時溫習而日有新得一番讀後便增一番識見多一番意味

變化氣質擴充識見只在熟讀集註優而柔之饜而飮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讀書全在涵泳玩味便是以義理養其心

養得性情和平方可做事看來古今莫大事業皆從性情上做來故聖賢之學只是理會性情

凡官於其地民間有大利大害如水利隄防之類不可不悉心理會處置妥當不可畏難苟安

朱子言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

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此言
持敬之功嚴密剛毅無懈可擊凡人心纔敬便抖起精神
異樣威武所謂常如烈火在身也一不敬便冰消雪冷怠
惰委靡而放僻邪侈之心入之矣

勵志錄卷下

沈端恪公年譜卷上

沈曰富南一簞

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閻齋又號俟軒浙江杭州府仁

和縣五杭村人曾祖學顏配尤氏本生曾祖學曾配

屠氏祖時吉配俞氏父大震配俞氏大震生子五公

其季也

案公祠墓圖自記云沈氏自西涇公始遷仁

人推爲長者安人宋氏勤儉起家生二子長敬園公
諱學曾安人屠氏次諱學顏早卒安人尤氏年二十
有二矢志守節立長房次子順環公諱時吉爲嗣娶
安人俞氏性賢淑相繼早卒遺孤起凡公諱大震考
丁孤苦尤安人撫孤兩世當明末時數罹兵荒內憂
外患艱苦備嘗賴安人節操才智支持門戶使不傾
起凡公號百里性純孝自幼孤見祖母苦節終身
憂患中對家人未嘗有喜笑之色每遇橫逆拂意事
卽詣墓所哀訴悲思嘗依戀終日不歸數十年皆如
是安人俞氏勤儉操作刻苦立家生五子季卽近思

也

康熙十年

辛亥

正月十四日公生於五杭村

十一年

壬子

十二年

癸丑

十三年

甲寅

十四年

乙卯

十五年

丙辰

十六年

丁巳

公七歲

公少而夙成七歲請於父曰仁爲何物父大奇之

見杭

太史世駿所撰神道碑而彭進士紹升測海集則云位山年十歲從師學輒疑仁是何物

十七年

戊午

公八歲

始從師

公感懷和王志安韻詩其第二十九章云八歲始從師先生敦古道周旋淡甯居俯仰復長嘯高趣世莫知薄俗羞同調說書愛秋風論文對夕照伯道竟無兒天亦爽施報去歲返故鄉柴桑居然好懷經悲往時不復覩言笑

十八年

己未

公九歲

父起凡公卒

公撰曾祖妣尤太孺人事略云不孝近思七八歲時

聞先君子每與諸兄語及曾祖母苦節事輒淚下曰
汝曾祖母守節三十餘年撫汝祖及吾兩世因農家
無力請旌又不得當世能文君子表揚苦節是吾恨
也近思九歲先君子歿又聞先慈曰汝父平生無時
不以祖母爲念凡遇橫逆拂意事卽詣墓所哀訴悲
思嘗終日依戀弗歸三十年來皆如是又請移贈疏
云臣父見背時臣方九歲執臣手而命之曰祖母撫
孤兩世苦節三十四年農家無力請旌若得讀書成
名必思有以表揚祖母臣泣誌之不敢忘又感懷詩
云喪父纔九齡恭承母氏教言行身之樞忠孝爲典

要力田貴深耕讀書須窮妙毋爲他人嗤頑然子不
肖吁嗟爾父志匪我實言耄母亾忽十年遺言何所
倣終日事詩書愧未窺其奧又一首云吁嗟先君子
矢志繩祖武獨子門戶艱外侮良哀苦厥生子五人
支持如負弩年未半百期中道悲摧沮教子惟儉勤
驕奢羞紈組罔極無以酬蒼天恨終古

十九年

庚申

二十年

辛酉

二十一年

壬戌

二十二年

癸亥

公年十三歲

始應府縣試

公告慎言四兄文有云十三赴府考四哥領入試院
試畢徒步回五杭時已昏黑入門見母依依如昨日
冬往靈隱寺

公自述集陶詩有注云念生死事大參學靈山自癸
亥冬至靈山至癸酉回家已十年餘矣又書案梅絕
句有序云余年十三初參靈隱同一僧詠此題有雖
則無根似有根之句借巢老人痛子之杖云俟後有
得當更爲之今隔三十一年矣忽憶老人語聊續舊
題茫茫宇宙誰復爲我正此詩者投筆三歎其詩曰

多年冰雪護深根始見花開滿樹新分取一枝書案

供清香要識本來真

案公此詩乃在南甯時作

從崑山周茂才思敏學

公周師魯亭先生傳云先生於崑爲舊族以諸生傳家者十世矣父教授浙中先生奉母課徒于家母遭危疾禱天請以身代每年租粒及束修所入除國賦家食外悉以供佛飯僧母茹素亦茹素在父母側和氣柔聲依依如孺子其教生徒嚴立課程稍不如式督責不少貸與人交謹然諾嚴取與一言之約雖風雨必踐不爽時刻當東海秉政汲引甚勤先生素爲

推重且館其家十餘年守義知命安貧奉親晏如也
尚書嘗語人曰清修篤行如周某者士林中誠不易
得但多茹素一節先生曰某無他長唯此遵母命耳
師借巢老人嘗參竹篋子公案有山河大地成金石
之偈蓋儒以眞實爲學佛以真空爲學先生學佛而
行儒體空而用實其篤志力行表裏不欺雖世之眞
儒無以過焉者也近思自十三歲從學先生之門與
先生子清臣同學寄食其家者五年丁亥秋先生年
六十先期清臣至臨穎署中索文爲壽明年卒

按彭尚書殿豐撰墓誌銘有云家貧隨仲兄游學孟
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園沙巖

寶成之門神道碑亦云從虞山錢榘嚴虞惇學攷公
 諸詩文無與錢嚴二公往來之作唯感懷詩有云憶
 昔虞山下朝暮自喪回一歲遇兩師學問見根荄想
 卽指二公然不詳其何年而公之從周魯亭疑爲借
 巢所遣蓋周旣飯僧又師借巢故借巢以公寄食亦
 想當然耳姑附記之以俟更攷又案袁枚小說一則
 云石揆諦暉二僧皆南能教也不相下諦暉先主靈
 隱寺石揆謀奪其席會天竺祈雨持咒召龍人以爲
 神諦暉聞卽遁去石揆居靈隱垂三十年身本萬歷
 舉人口若懸河眾尊信之沈端恪少孤貧偶入寺石
 揆見之大驚願乞爲弟子延師教讀美其衣食通舉
 子業令應考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忽集寺僧命
 公跪佛前責之曰汝沙彌也何得背我入學爲生員
 邪卽薙其髮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
 怒連名數百人以上控巡撫學院道姦僧薙生員髮
 儒入墨不法甚有頃雷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
 十篡取公爲假辨以飾之卽以己妹配之置酒作樂
 聚三學弟子員賦催妝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交
 而怨怒難犯不得已准諸生所控許公蓄髮爲儒諸
 生猶不服各洶洶然欲焚靈隱寺毆石揆大府不得

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答十五羣忿始息後一日石揆
命侍者撞鐘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禮佛畢泣曰子
負諦暉之報也一念爭勝延綿不已念己身滅度後
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掌持此地沈氏子風骨嚴整在
人間爲一品官在佛家爲羅漢身故余見如傾心欲
以此坐與之今爲辱已甚尚何面目坐此方丈乎速
迎諦暉爲我補過言訖而逝公後成進士居官有聲
雖責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按袁氏此
則篇幅甚長而於公事多未考如云七歲喪父母爲
人傭又誤謚端恪爲清恪又公回家在葵園受室在
丙子而此則似案未結而已成昏又以項性存爲學
霸又公入學在辛未距回家二年而此云月餘香與
公集不符惟諸生構訟一節當係實事故云存之而
前後文從略故爲公同縣人公卒時救已入學於公
少時事或得之傳聞不能盡確至謚法亦差則太不
檢點矣附辨數語俾後人無爲所誤要之亦不足辨
也

二十三年
子甲

二十四年乙丑公年十五歲

公上孝感熊座師書云自十五歲卽讀尊著學統一

書私心已知向往又請移封疏云臣十五學禪

在崑山交吳禮深劉綏人柴敬存沈雍來顧聲夏

公感懷詩云昔年在鹿城遊學逾五載吳子善論文

劉生多妙解更有柴顧賢意氣傾湖海相別已十年

無由覩丰采君輩皆嘉禾吾獨愧牝牌何年扁舟去

清談其灑灑又秋懷詩云鹿城遊學舊同窗白露蒹

葭隔一江自笑生涯惟鐵硯那堪孤影對銀缸蘇臺

此日懷明月震澤何年駕小樓慚愧別來增馬齒才

疏空有志難降

本注鹿城卽崑山余乙丑年游學得交吳劉諸公今十二載矣

二十五年

丙寅

二十六年

丁卯

二十七年

戊辰

公年十八歲

母俞太夫人卒

公告四兄文云十八思從蘇回赴試因母病侍湯藥

不欲行母再三命往且催四哥領試至杭城宿長明

寺夜夢不祥不及待試次早倉皇奔回母已彌留際

矣

案公丁母艱後不復往崑山感懷詩注云崑山諸公自戊辰冬別已十年矣

又感懷詩

第三章云少小曾慕道挈衣往招提求魚柰緣木蒸

沙豈療飢歸來母終堂拊心增悲悽滅性非所安與
兄同芸畦至道在倫理何言塵俗羈又秋懷詩第七
章云少小離家天一區枝頭每愧見慈烏樹因風過
無時定烏爲雲迷獨自呼菽水未嘗承色笑光陰大
半誤踟蹰可憐異學傷倫理原道方知真不迂

二十八年己巳公年十九歲

從王滄洲茂才讀書長明寺

公書滄洲夫子遺墨後云憶己巳歲從王師滄洲夫
子讀書長明僧舍見師獨抱一編苦吟達旦嘗訓思
曰天生一才必有用處思從此始知自信後凡遇苦

厄不敢放倒唯奉師言爲前導

二十九年

庚午

公年二十

公自述集陶詩注云自廿歲至廿九歲俱杜門攻苦

三十年

辛未

公年二十一歲

補錢塘縣學生

公告四兄文云二十一入泮時二哥自杭城回家日方暮大哥四哥尙在田間告之故喜復相泣痛母不

及見也

公以錢塘著望始此墓誌銘云既歸家補諸生非也自癸亥至此公雖常歸仍未絕靈隱至公酉乃决然

耳歸

上曾祖母守節事狀於學使侯官鄭公開極給冰節完
天四字以旌之

公曾祖妣尤太孺人事略云曾祖母姓尤氏世居仁
和縣之五杭村某公女年十九歸我曾祖學顏公四
年公歿無所出時本生曾祖敬園公生六子孺人請
于舅姑而立我祖順環公孺人治家極嚴子少有過
命跪受責後娶婦俞孺人督責紡績嘗過夜分有時
至鷄鳴不敢休內外長幼罔不見憚先祖考妣相繼
早世遺吾父纔十三歲先姑二人纔數歲孺人內撫
孤孫外禦強侮困苦艱難莫可名狀孺人之兄某素

以豪俠雄里中見孺人無親子孫值秋成竟率眾取禾孺人暗以鍼倒插滿髮上且踊且號曰欲絕吾母孫命耶兄見逆命怒捽其髮鍼刺手血淋漓始驚避去又欲搆訟孺人手攜孤孫破袞服將號子官事遂寢其撫吾父及兩姑也愛益深教益嚴飲食步趨皆有法度足不履非禮地口不出非禮言後吾父娶吾母能勤儉操作得孺人歡兩姑長適胡早卒次適俞早寡矢志亦不忝孺人教也吾父幼清癯多病孺人時蹙眉曰吾撫汝父及汝辛苦數十年汝設有不測誰延汝祖一綫乎吾目中得見曾孫死不恨矣順治

辛卯三月先兄光斗生孺人于壬辰正月六日歿享年五十有五孺人性嚴而勤自奉極薄冬夏一布衣雖極敝猶澣濯不忍棄居常食菜羹一魚豆非祭祀所餘不動箸新正元旦拜祖先畢孺人忽不安謂家人曰吾將不起然吾事已盡地下有閻君亦可對之無懼也越五日夜分忽有聲如雷起室中內外震驚及旦而孺人端坐逝矣先一日天甚暖賀節者至揮汗歿之次日大雪盈尺河冰凍合人謂節烈之所召云

三十一年_{壬申}公年二十二歲

與項性存讀書雲居

公復同年平湖胡國期書云弟賦性迂愚幼無明師
前導浸淫於禪學者幾十年因讀近思錄而疑焉卽
以命名壬申讀書雲居與同學項性存燈窗辨論時
有悔悟又公集有燈下賦呈性存詩云憶昔壬申歲
同君雲居遊把手訂交情意高千秋後余拔汗泥
相與濯清流快讀古人書恥與今人儔往苒忽五載
光陰空悠悠雕蟲徒滋悔浮談每招尤躬行未有得
中心實懷羞再拜啟君知放心從今收莊敬務日強
毋使安肆偷陋巷慕顏樂溝中抱伊憂周行先聖示

勉矣追前修余願策駑馬君亦鞭健驄同日上天衢
馳騁雄九州朝夕但皇皇時哉不可留

三十二年

癸酉

公年二十三歲

由靈隱回家

公感懷詩第十一章云一飯敢忘之况復生成德其
奈鯤鵬翅誤投荆棘息飲啄固所安不復展其力意
欲棄之去中懷倍踧踖路歧迷適從誰爲指南北昭
然古聖謨近思錄一冊易名以寄志慷慨情何極
案公改名當在壬申以前第十六章云憶昔十年前曾參千古
前然不詳何年道場巍巍法王子示我以周行忽然知其非相辭返

故鄉昨聞師已化黯黯心慘傷西風吹桂子白雁來
秋霜終古長遙遙何年拜禪牀深恩豈不念人難棄
倫常又秋懷三十首其六云余本農家村落居狂馳
求道棄耕漁投林不擇幾傷翅緣木何因可得魚六
尺微軀思一本三年短髮愧重梳每思季布鉗奴日
野蔓盈前恨欲鋤

案後半首云云則公在靈隱似已祝髮矣

又公自述集

陶詩有注云癸酉回家有意讀書

伯兄光斗卒

案公告四兄文云癸酉甲戌大哥二哥相繼謝世未言其卒之先後而感懷詩作於

丁丑有云母亡忽十年又云感此念仲兄逝矣忽四秋以母卒之年數例之則仲兄之卒當在明年此年爲伯兄卒無疑矣

三十三年甲戌公年二十四歲

仲兄卒

案公兄四人疑叔兄最早卒伯季兩兄爲耕農而仲兄常出游墓志銘云從仲兄遊學靈隱而

公感懷詩有云生前願復我深恩誰與傳則公離家當長與仲兄相偕也其學禪與否則不可知耳

與項性存同見沈志可先生士則先生以應氏性理大

中示之謂公曰知師說者有凌文衡子學禮而已

公謨志可先生傳云先生仁和諸生事母孝壯歲始

師應潛齋先生學禮初見疑禮爲難行師曰爾自不

行禮禮豈難行哉先生聞言汗流浹背自是毅然以

力行古禮爲己任居家授徒端坐終日威儀整整雖

盛暑不去冠屨出則徐行緩步兩手捧心未嘗掉肘

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必正言規誡卽
相遇途次或冠有不整履有不整亦必憊憊告之居
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本生母歿服以禮殺而哀不
忘請于督學使守制一載補考值父忌又請改期下
至功總之喪亦必成服平日往來常見先生冠素冠
也歲時祀先族眾聚而祭者百餘人先生寔爲祀規
咸遵之無失先生於禮書無不講明九詳于古斂禮
葬禮嘗云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爲人道雖疏
遠親朋不惜竭蹶以襄事貧而好禮如此先生以禮
律身卽以禮教人始而或以爲迂久而感其誠意見

者咸斂容致恭匹夫而化鄉人其先生之謂歟

三十四年亥 公年二十五歲

見凌文衡先生 嘉甲

公謨凌先生傳云凌翁文衡者錢塘人也年四十前
猶充杭郡司李書吏性好讀書同輩皆非笑之嘗匿
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夜則取油一盞俟眾熟
睡後默誦不休或侍立官側口雖應對公事心輒默
記夜所誦書同輩或嗤爲癡或目爲迂翁益自信不
疑然翁所誦者非世俗應舉本子乃四書五經天人
性命之文也四十後始決計棄吏受業於應潛齋先

生盡得其所傳窮年矻矻學爲著書一切家事付之
不問坦懷自得頽乎其順而氣象寬和渣滓悉化冲
然有道之容使人對之而忘其畛域焉歲乙亥思與
項子性存從同宗志可翁往訪時翁年六十餘猶手
一編鈔錄不輟冬月嚴寒呵凍注禮書日幾頁謄寫
日幾頁皆有課程嘗謂思曰學問須到造次顛沛必
於是方有得力又曰世人讀書爲科舉有志者不妨
借科舉以讀書思等每舉應先生所著書相質曰某
不敢不承師說公等從程朱自不差也戊寅秋將以
所疑數十條請正而翁已先逝矣歿之日猶注禮書

一頁午後思卧一睡遂不復醒卒年六十三無子以族子公肅爲嗣嗚呼古來好學者多矣而崛起胥吏得聞聖賢之旨如翁者寧有幾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全吉士祖望題公神道碑後云端恪旣爲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潛齋在日端恪尙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印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聞有未安者反覆以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

始得陸清獻公書讀之

公復同年胡國期書云于同宗志可翁處竊聞應潛齋先生遺論稍知趨向乙亥得稼書陸先生松陽講義一隅集二種始知聖賢門路尋繹性理益知朱子

之四書集注爲一字不可刪動讀集注者二年似有
所得而作輟頻仍若明若昧凜然危懼若將墜于深

淵又請移封疏云二十五始知聖賢門路

神道碑云假學舍授諸生經厲志求聖賢之學曰人
欲窮理必自六經孔孟始讀六經孔孟自集注始欲
修行自敦倫始敦倫自力行小學始坐右書伊川涵
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語自警 墓誌銘云讀宋儒
書刻若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
于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溯
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令
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

三十五年丙子公年二十六歲

六月望娶夫人項氏性存之女弟也七月七日項夫人

卒

公感懷詩第十二章云千秋有項子結交雲居山乃
翁敦古誼絲蘿許一攀不以炎涼棄庶幾古人班自
傷命不辰鸞分餘窮鰥造物多靈秀我心最冥頑孤
樹春不花春去秋復還冷風吹長條慎勿輕爲扳悼
亾詩云嗟哉君之人天賦幽閒姿厥德正且和情恭
禮自持六年不外出十二喪護慈行止在中閨鮮言
維其時孝友有至性父兄每稱之今夏歸于我病已
不可支將死始含悲拱手啟余知惟曰子讀書此外
無一辭相聚六月望相別七月七吁嗟百年期二十
有一日秋風何太速摧我幽芳質彩雲不可思去之

亦云疾秋去冬又來篋中舊時瑟將理不忍彈傷哉
我無匹非子之情兮寶子之德壹按公又有丁丑七夕悼亡詩七律四首

作秋懷和友詩三十首

七律全用上下平韻

又和王志安韻贈志

可先生

先生乙亥秋五十生日公未往祝故補爲是詩詩爲七言古體有云橋李嶠興宗正學錢唐高

蹈顯眞儒謂清獻及潛齋也公是時雖日從凌沈二翁游而心惟向往當湖矣

三十六年丁丑公年二十七歲

見湖州宋豫庵先生講論程朱之學

公與胡同年書云與豫庵講論頗有如蘭之樂又與及門書云前輩老成人中如豫庵先生志可先生皆

知僕之心事

案宋先生名瑾字崑友一字豫庵與陸清獻公友善嘗偕訪應潛齋見清獻日

記及雷副憲讀書偶記中

和王志安韻作感懷詩三十一章又作海昌俞貞女詩

三十七年

戊寅

公年二十八歲

秋哭凌文衡

三十八年

己卯

公年二十九歲

交馮天佐

公凌先生傳云翁歿一年得交馮子天佐其少年立志棄爲吏讀書訓蒙事與翁頗相類惜其窮而早歿不得有所成就讀其臨歿前一日與思之札可悲也

尤崑各公貴書

年譜上

七

曰弟病勢變遷不一大命未可保如有不幸不知極
枯死耶抑天命耶相知三人刻刻不忘自恨浮生之
薄以有今日又承賜以藥金在友朋固有此義但弟
目下藥餌可以自支貧友之賜斷不受也三人者項
子性存陳子嗣長及思也卒年三十有一無子其平
生好學凡性理語錄諸書每自手錄爲人氣清而力
弱嗚呼使斯人而天假之年當必有以樹立而不幸
短命死其臨歿之言炯炯可識余故附書之以傷其

志云

秋舉於鄉

案主考爲祭酒溧陽史公夔檢討覺羅滿保公也首場題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

也溥博如天一節仰不愧於
天二節榜首爲嘉興李承祺

三十九年

庚辰

公年三十歲

會試中式

案總裁爲孝感熊文端公賜履興化李公楨
沁川吳公典華亭王公九齡首場題知者不

惑一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一節聖人
之於民亦類也五句會元王露狀元汪繹

公上熊座師書云庚辰歲得成進士自願空疏不敢

進謁

墓志銘云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願以學未成不出

也

四十年

辛巳

公年三十一歲

繼配徐夫人來歸

秋哭志可

志可先生病九月六日公候于榻前先生舉應氏禮樂彙編教養全書授之公疑應先生言性理太極鬼神與程朱不合先生蹙額曰多乎哉聲嗚咽不出越三日死遺命以次子辰錫從公于錢唐學舍

冬會平湖胡國期同年

先是胡介同年陸昂千致書于公是春公復其書有云雖質魯功鈍懶慢無成然生平之所趨向者惟知有程朱而近時之學術純正明白無疵者惟知有稼書先生每以未得盡讀其書爲恨也年長見學廣才高卓絕一時而又生稼書先生之里講稼書先生之

學稼書先生之學卽程朱之學卽孔孟之學也則近
宗稼書先生以遠溯孔孟程朱者惟吾長兄是任所
望堅其志願挺然倡率爲海內斯文領袖闡發稼書
先生之學以昌明斯道則處足以有守出足以有爲
勿徒以口耳講說相矜尙不勝斯文之大幸尊選扶
植理學眞足以正人心作士氣至欲詮刻宋儒書尤
爲津梁後學之要務但未卽溯舟當湖躬請其目爲
悵耳年兄若駕至會城暢論晝夜析疑辨難共商
志願得以拜領教益此弟之所樂而厚望者也云云
至是始與相會

四十一年

壬午

公年三十二歲

長女時蘭生

按公惟一女後適趙溶溶舉人官州同

冬十二月同宋豫庵先生朱曰定項性存陳嗣長游河渚訪施石農先生

公讀施先生詩書後云思嘗問作詩之法于石農施先生先生曰不過一真字而已後蒙惠以佳詠有言情絕粉飾卽事實清真之句思因先生之言以求先生之詩而知先生之不我欺也夫詩以道性情不真則無性情人之性情不同如其面焉人人各有面目人人各有性情如飾己面爲人之面以誇于人雖愚

者亦且笑之故詩而真也雖古之婦人女子寫其哀
怨悅豫之詞亦自真憂真樂爲采風所必及如其假
也雖世之文人學士繪詞琢句非不炳烺可觀而處
安樂之地謬爲愁苦懷憧擾之胸妄托和平亦何苦
而爲此不情之語乎先生之詩情真景真句句真字
字真求一言之不真而不可得思因悟不獨作詩凡
事皆然讀書真則爲真學問作事真則爲真人品先
生真之一字卽溫公不妄語之意也讀先生詩遂書
此意于後

按湖渚卽今之西溪也石農與徐猶石同居集陶憶四先生中有徐堅石疑卽猶石

意當時并見猶石也兩先生事詳全謝山集徐又見馮山公集

四十二年癸未公年三十三歲

四十三年甲申公年三十四歲

作陳氏三世家傳

陳氏三世者孝廉名言給事中名所學副榜貢生名

昌懋也傳贊曰 今上御極之四十三年春二月

錢唐縣儒學教諭陳遇麒奉其曾祖祖父主從祀海

鹽縣學乃屬門下士近思作三世傳

長子玉麟生

四十四年乙酉公年三十五歲

冬赴京謁選

公集陶秋日感懷詩序云余自庚辰成進士家居六載悠然有泉石之趣乙酉冬忽感懷於民物謁選京

師得河南之臨潁

案公得官在明年而赴京則此年冬也

四十五年

丙戌

公年三十六歲

元旦游泰山

公壽張容川封翁詩云元旦曾同躡泰山廿年風景

憶追攀

案是詩編於官京僚時去此年適廿載矣

上孝感熊座師書論孔廟從祀

其書曰竊惟文廟從祀大典爲學術命脈所關人心精神所聚祀典定則人心正而學術明祀典未定使

異端之士得濫厠兩廡天下之人概以先儒目之則
黑白不分而邪正混淆故一天下之人心正天下之
學術莫先於考定祀典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
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者
也始可從祀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者也不可從
祀此千古不易之定理也上自周漢下迄元明兩廡
先儒莫非一脈相傳其有異乎此者雖一時混入後
必黜革詎有明中葉陽明王氏獨起而非毀朱子破
壞成法突於嘉靖九年增入陸象山於從祀其增象
山者顯樹敵於朱子也陰亂孔子之統也萬歷十二

年陽明門人陸澄輩復增入陽明陳白沙於從祀其增陽明白沙者廣樹異學之幟也巧爲其師地也是時在朝諸臣如沈宗伯鯉亦嘗力爭曰從祀宜先布
 文胡居仁至陳獻章王守仁徐侯論定乃閣臣私取內旨予之公平非公平竊案象山與朱子同時朱子比之爲告子其爲異學無疑至曰六經皆我注腳則非經背聖狂妄自恣不可從祀也必矣白沙雖不敢顯議朱子而杜門靜坐養出端倪的係禪定一派以之從祀可乎若陽明之學原於象山而猖狂過之似乎白沙而詭譎爲甚孔孟之學以性善爲宗而陽明

祖述告子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源頭一失萬事俱
差大學明修己治人之理首重格物而陽明妄倡致
良知之說滅裂格物擅亂聖經朱子四書集注垂訓
萬世如日中天歷元迄明士子咸知誦法家無異教
人無異學陽明獨以爲中年未定之書變亂舊章肆
無忌憚且以孔子爲九千鎰以朱子爲楊墨洪水其
他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千聖相
傳心法盡爲翻駁破壞種種邪說流毒無窮遂使有
明末造詖淫交作風俗大壞若當孔子難追兩觀之
誅如遇孟子必在放距之列乃使之久竊從祀此萬

萬不可者也。議者徒以其功業爲辭，不知功業誠高，不過杜預而學術偏邪甚於安石。兩人旣黜，何得獨留陽明前輩如羅整庵、陳清瀾諸先生竭力辨之。至詳至悉，奈當時陷溺旣久，附和者多，以致謬誤相沿。祀典不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至我本朝禮樂大備，夫子以碩德重望，首倡於上，而一時鉅儒如陸稼書諸先生正論於下，海內學者已咸知程朱之爲是，而陸王之爲非。乃從祀之典尙未改正，根之不除，蔓將復出。伏念夫子爲本朝理學領袖，闢邪崇正，繼統程朱而遭逢聖主治隆，化洽君臣相得，千古

一時如夫子不言則更無能言之人及今不言他日
榮旋林下則更無可言之機伏望特爲 聖天子
一一陳之懇蒙 俞允俾得早爲改正黜去陽明陸
陳廓清廟廡使天下曉然知異學之不可以亂真而
學術以一人心以正則不勝萬世斯文之幸蓋不尊
朱子則孔子之道不明不黜陽明則朱子之學不尊
不去三人從祀則陽明之言不熄伏願老夫子俯垂
采擇焉

會胡國期

公跋復胡同年書後云丙戌春晤於京師胡子卧病

鐵鴉寺余往榻前話別執手殷殷彼此相期甚遠後君之任武清未幾遂卒不克大展其蘊負追憶曩時語不覺悽然神傷也君卒任所頗有所累賴其賢昆玉變產拮据以完其身後之事一門皆傑出之才而君以文章名當世誠爲難兄難弟又勵志雜錄云庚辰同榜文章相知者惟陸巢雲胡國期二人國期學極該博而受氣本弱酷好文字嘗謂余曰吾諸事倦於酬應惟對文字則樂此不倦甫任一令隨卽早致巢雲才氣雄邁極欲做事業只名心未淡亦有文字之癖余嘗規之以枝葉太繁本實欠缺巢雲極口服

善然終不能改亦未及中壽而卒嗚呼以二人之才俱不可一世使完養精神而無紛於嗜好其所成就豈止如此乃皆爲詩文名譽所誤悠悠泉下相見無期可不懼哉

案巢雲卽陸師字麟度

選授臨潁縣知縣

選官前二日作詩云少小長懷杞岵悲春光何日見
慈帷但求夙夜能無忝敢望風雲得有爲落落時趨
留骨性悠悠古處愧鬚眉每思揚顯真難盡只願清
名百世垂

謁李梅崖先生玠

公贈梅崖先生詩云君恩原自同天地雨露雷霆總
玉成樹老三冬看節操金經百鍊見光明愛民不作
身家計愛主惟餘肝膈情當世如公真國瑞口碑籍
籍在蒼生又勵志錄云李梅崖有言養生先於敦除害
先於興利此爲政之序也又謂州縣以積穀爲要身

經歷者知之

案梅崖卽清獻爲靈壽時井經道李公也

五月九日抵臨潁縣任

墓志銘云頃之仕爲河南臨潁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餽遺謹

號介禁科派

六月徐夫人卒於家

有得室人徐氏凶問集隄一首又哭長男玉麟文云

汝母勤苦一世止生汝及汝姊兩人汝三歲失母零
丁孤苦吾每傷汝母未嘗不加憐汝也汝母來歸吾
雖已中進士依然寒儒家貧授徒餬口吾與汝舅氏
同居家無奴婢惟有一僕黑早挑水三擔至缸中卽
令出外不許復入汝母親操井曰手攜汝姊懷抱汝
上竈燒鍋時門人八九人每人飯一盞菜一盤皆分
給供膳吾或食魚肉有餘則留以待下頓汝母未嘗
動一箸也吾每年取四伯父鄉間乾菜四擔汝母早
晚以乾菜下粥日中以油蒸乾菜下飯復欲乳汝且
晝夜勞紡績以備一家衣服鄉間蠶後或有絲棉送

至則盡取衣我汝母則敗絮不周又吾少年性氣太
剛過於求全責備汝母歸我六年吾於丙戌五月赴
河南臨潁任汝母於六月間傷寒大病歿于家不能
一至署中時汝止三歲汝姊五歲煢煢無依此我所
傷心悼痛也案公同母弟即有性存也公寄項詩有
百歲時將半同居已有年之句可見

詣小商橋謁宋楊將軍再興祠

有小商橋懷古集陶一首

修葺城垣

公到任適當邑城久圯之後計冊一十四處共九十
一丈二尺公念城池關係重大兩年之間捐銀四百

五十四兩自行修葺至四十七年始竣

四十六年刻公年三十七歲

三月告病不允

巡撫汪公批其牘云年既甚青仕又未久慎毋再然公有穀雨日已乞休因想歸田之興不覺快然遂集陶句以見意十首乞休不允有感而述一首歸思詠

贈署中諸友一首皆集陶

案公集陶詩多在臨穎時作

秋再繼室宋夫人來歸

四十七年

戊子

公年三十八歲

正月往河南省城

有元旦及正月上省卽事二詩其上省詩有云世路
添來新氣象儒風留得舊酸寒又有生朝詩曰壯大
長懷少小歡光陰轉眼不堪觀思親徒抱終天恨報
主難求方可安日月未須添燭火江河若箇挽狂瀾
也知勲業無窮事志拙才疏愧一官又有東郊春行
詩又偶感詩有聯云五斗不須輕俗吏兩間何處有
閒人又有郊行雜詠集陶六首

修倉廩

修城工竣又以倉廩久圯盡撤其朽易之所費二百
餘金是歲漕糧米價騰貴令各州縣自行買米臨穎

每石定官價八錢及腳費使用等項捐及八百餘兩
秋充鄉試同考官

公在東經房有集陶詩東諸同考官其注云貧寒力
學懼為我遺欲盡兩河之士則焉能庶幾一榜所獲

頗亦宐於眾論也案是科河南主考為諸
城王度昭古田余正健

四十八年己丑公年三十九歲

四月行縣至葛岡村建葛岡社學

公葛岡社學記云葛岡村在潁之西偏土瘠民愚一
村之中不獨無讀書俊秀即求其略識之無者而不
可得矣康熙四十八年余循行至其地王生作梅偕

其弟作哲請於余曰斯地樸鄙望設義學以教之余
諾其請時少憩古廟王生指廟旁隙地曰此官地也
地有大榆木一株若得奉我公命伐樹爲梁可蓋屋
三楹以爲講習之所其費不過數金余欣然捐資如
其數以予之王生經理無幾日而義學成子顏之曰
葛岡社學因捐脩脯延師訓業其中一時從學童子
二三十人屋不能容則爲灑掃古廟餘房以坐之余
頒示學規每一人授一書程令其填寫日課於下四
時之季諸童赴縣呈書程簿予按簿挑背試其勤惰
諸童俱遵余命每當背書之時或八歲九歲以下十

五十六以上其父母俱爲製衣帽共坐牛車赴縣各將書程并所讀書次第呈上余按名抽背皆能如法背誦其有書聲琅琅如餅瀉水卓然不羣者予加給紙筆以獎異之期年後子弟彬彬知書識字而各家父兄亦皆化爲馴良早完糧稅恥與爭訟子游所謂學道易使豈不信歟王生復請曰公之捐資止可一時非可經久曷遣地以爲脩膳余因買地四畝王生亦輸四畝鄉民程璣助二畝歲令王生收子粒以爲延師膳薪五十二年余因陞任南甯將去社學之師率諸童三十餘人共坐牛車赴縣送余并請余一言

余告以孝親敬長讀書耕田無怠造就之意因書此
付之使識其設學之始末云

大水奉巡撫命發粟賑窮黎

時巡撫題請發粟以賑窮黎復設局施藥救有疾病
者又饑荒之後慮道路多暴骨飭各州縣查明義塚
卽時掩埋公奉命發賑常平倉穀二千石復捐給二
百石親歷村落查訪疾苦奉憲捐穀二千石外又復
按名先量給錢一二十文民賴以濟

四十九年

庚寅公年四十歲

春二月築孔家口隄

沈肅各公書

年譜上

穎水在縣西十五里俗名渚河源出登封之穎谷過禹經許由縣西北入境至風溝灣陡折而南至小商橋又折而東至黃連城出境入西華縣界至清水鎮會沙河入蔡達淮其來也浩浩乎二百餘里其去也一線細流耳每淫雨水勢暴發當河之陡折而南處曰鍋壅口者勢易決決則水直走而東而縣之四境化爲洪波矣諺曰開了鍋壅口淹了西華與陳州西陳旣淹則本境可知也前令郭孝梁嶺俱詳請總河巡撫各上臺免出黃河夫役專脩本縣鍋壅口并請命西華陳州協脩始得隄防完固而孔家口在鍋壅

口之上百餘步地係許州界內近年又復沖決決時
許民被害不過什之三而潁則黃岡城寨北王西張
圈龍北陽六保田禾悉湮沒矣蓋什之七也公初到
任一月鄉民紛紛來訴云被害已三年公詢其地隸
許州亦姑置之至是遂申許州願出夫十之七以修
隄岸是時有阻之者言歲荒人饑而興大役厲民實
甚公曰否否水復出則民命盡矣何厲之爲爰自捐
穀二百五十石上徐太尊書云一百四十石勸紳士共輸二百七
十石計每夫日給穀二升以作工食命邑人程禮劉
珍司其事一時民皆踴躍赴功裹糧徇境外操作無

倦色用役夫千三百名越二十日而隄成計長九十
九弓五尺厚二十四弓高二丈沿隄插柳以固其隄
是年水發時沙漲護隄增厚丈餘隄不傾圮歲獲大
熟民皆頌公公曰吾方愧前次之因循而害我民也
今之成蓋仗神力因以一少牢祀河神遂記其事并
作一詩

三月添設義塚

公查邑中義塚明泰昌年前令張福臻所請建澤民
壙一十七處又有義舍六七處不可盡攷惟順治九
年所設在北門外者有碑記其他可查者輿文保四

岔曲保二南王保三北王保七西張保一圜龍保三
城皋保二黃岡保一北陽保三其二十六處計丈地
四十三畝又捐銀四十八兩六錢買城北地五畝賊
南地十四畝并邑人所捐其置新塚八處計丈地三
十五畝二分有奇圜龍保三岔曲保一興文保二又
北呂保中安保各一通計新舊三十四處地七十八
畝一分有奇通詳各憲并申禮部每塚各立小石碑
一座上書憲示下開坐落四至地畝弓口永禁侵犁
爲久遠計又總敘其事之始末記之

四月修宋統制楊將軍墓

公譔碑記云丙戌五月近思承乏臨穎卽詣小商橋致辦香于宋統制楊將軍之祠廟越五年庚寅四月始知將軍遺墓在橋之東半里許躬往瞻仰維時麥菽稠密孤塚獨存旁無跪拜之地墓前有斷碣僅留其半字浸滅不可識唯大書楊再興墳墓五字尙可別白近思徘徊墓側摹畫碣文感慨興懷不能自巳以將軍忠義坏土掩於田疇菽麥之間而墓道弗脩豐碑未立甚非表揚忠義勸勵死節之意也官斯土者實有責焉爰是封而誌之謹案將軍名再興始爲曹成將成破岳王釋之而告以忠義報國將軍感謝

屢立戰功紹興十年岳王敗金人于郾城兀朮合兵
僞之將軍單騎破其軍手殺數百人兀朮復屯兵十
二萬于臨穎將軍以三百騎遇于小商橋殺二千餘
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遂遇害會張憲繼至
大敗兀朮追奔五十里中原大震岳王自郾進次穎
哭將軍於商橋獲其尸焚之得箭鏃二升夫將軍以
一介武人感岳王忠義報國之言而百戰不屈卒以
死殉可謂不負國士之知矣且當是時將軍以三百
騎抗十二萬之師擊殺數千人使兀朮沮喪張憲甫
至卽望風遠遁岳王進次朱仙鎮追奔逐北幾復中

原將軍商橋一戰實爲虎賁前驅功亦偉哉岳王有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可致太平如將軍之忠義報國真可謂不惜死之臣矣此近思所以望故壘而興懷撫孤墳而神往也又於將軍祠左得殘碑一有云將軍與金人戰歿葬於商橋店東立墳塋一座周三十畝迤北坡一頃五十畝成化十二年遠孫楊敬故絕無人祭掃地屬他姓則將軍之葬處無疑也或謂當時屍已受焚今謂有墳似屬可疑不知岳王之焚傷其流矢叢體故焚屍去鏃使遺骨全歸地下宋史載文文山致命燕市友人收其骸未去髮

上繩遂見夢則岳王之焚屍葬骨何疑乎或又謂宋
旣南渡兩河之地日爲戎馬踐蹂安得有墳至今不
知岳王朱仙大捷之後遣使修治諸陵則同時戰死
將士必悉爲埋葬而將軍之墓隱然獨存者忠義之
氣留之無疑也嘗思忠義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根乎
秉彝之性雖歷千百年而忠魂毅魄凜凜如生一坏
之土天地照臨之鬼神呵護之而必無泯沒可信也
近思於是捐貲若干買其墓之四旁地一十九畝監
生邢倫捐地五分一時好義紳衿輸工樂助相與恢
拓舊塋封土高二丈五尺重立新碑題曰宋統制楊

將軍之墓使後之人仰雲霄而瞻浩氣將軍忠義報國之心其猶可想見於茲土也夫

建雙忠祠

公以潁民多崇淫祀而忠義無聞因修楊統制墓而念及岳忠武偶閱杜研岡舊志有云統制有廟而忠武無祠誠爲缺典又考明史河南初設巡撫自于忠肅公始而省城向有庇民祠今亦圯廢爰力爲捐資草創雙忠祠卜地於縣治之東始立正堂六間東岳西于中隔以牆至明年又立前屋六間各開門戶

秋大熟建社倉七所

公言積貯必在豐年乃於縣署西偏隙地倣朱子遺
意爲社倉七所計二十一間次第捐建買穀四千石
貯之

八月建萊陽書院爲講習之所每月分題課士四時之
季大集諸生面課之

公見詞訟繁多皆由生員舞弄刀筆因設書院延請
邑中品行第一之生員宋謙字子遜爲院長加之隆禮

凡諸生以文字來者公皆以禮待之期年後咸知自
愛恥入公庭由是詞訟漸少而民閒糧稅早完見奏疏

公書院碑記云因改建城隍廟門於南向卽於其地

葺爲學舍有門有階有堂有室環以版築嚴以扃鐺
中有三槐高古恰當庭簷經始八月之初至九月九
日而工告成額曰紫陽書院蓋欲學者講明朱子正
學也

附潁川紫陽書院學規 爲設立書院條規事照得
本縣建立書院延請鄭先生督課經書宋先生批閱
文字又復親試爾等諸生俱係有志讀書之士准送
入學所有書院條規開列于後簡而易知爾等恪遵
日就月將庶幾有成毋自怠棄以負兩先生教育之
心暨本縣造就之意慎之勉之

一立志遠大 諸生讀書全在立志志向遠大者始可造就志趣卑陋者決無成功近來士子以博一青衿爲滿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致君澤民建功立德有許大事業諸生先須掃除凡陋之見遠以孔孟程朱爲習學近以湯潛庵陸稼書兩先生爲步趨庶幾讀書可以上達而路徑不差可不入於下流

一立心誠敬 諸生讀書全在誠實一言一行不可有一毫虛僞如說謊尖酸機械變詐之類有一于此便是陰險小人不可讀書全在恭敬一出入不可有一毫輕肆如飛揚挑達侮慢狂妄之類有一于此

便是惡薄小人不可讀書犯者出學

一讀書專一 諸生讀書全在專一專一則精熟而意味日出心得無窮若一書未讀又讀一書雜而無功徒廢歲月故一年止許讀一書愈少愈妙每讀一書作數次工夫如讀上論一次日讀半頁二次日讀一頁三次日讀二頁四次日讀四頁五次日讀一第
六次日讀二第七次日讀五第八次日讀十第九次
十次通本熟讀又每日讀書讀過百遍卽背百遍讀
而又背背而又讀隨讀隨思隨思隨背反復數千餘
遍自然心與書洽而意味之樂口不能言如親見聖

顏如親聞聖語所謂怡然理順渙然水釋者也一書
既透他書自欲罷不能東坡所謂學者須精熟一兩
書其餘如破竹數節後皆迎刃而解矣誠格言也諸
生誠依此法讀得一書儘可變化無窮他書自迎刃
而解勉之勉之每月朔望將半月所讀書赴衙本縣
親自聽背歲終則赴衙通背一年之書書不熟者出
學

一出入必嚴 一出入皆有定時黎明早至至文
公先師前一揖即揖先生夫相揖就位日入離館如
違常期必加之罰

一坐立有序 長幼之節自不可廢居位並行至聖所譏故坐立之際先生正面學生旁侍俱以年序有問則起而對言語溫勤動止安詳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違者罰

一作文純正 每期二作須發揮道理自攄心得不可鈔襲舊文及倩代作欺人耳目自誤生平違者罰一字畫端楷 字亦文場之助雖有佳文字體減率潦草深足爲累故凡減筆訛謬者每字責一手板

一講解詳明 了然於心方能了然於口苟講解之時不求心中明白模糊過去此謂自欺臨文自然俱

影響隔壁之談研究集注逐字熟讀精思每日必有
疑義質問或新得請正方見好學

一禁止閒談 戲言妄語不但玩日愒時且足招非
損德故凡踰位閒談必行倍罰

一禁止妄交 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德業
消長皆由於此苟擇交不慎必至燕朋溺師燕僻廢
學今既在書院讀書凡一切無益交游皆宜一概謝
絕勿與往來卽有親戚探望亦令在家相會毋得來
此書院混擾違者出學

一禁止飲酒 喪德失儀荒思廢業惟酒爲甚宜痛

戒之每日不許飲酒惟文期二作俱畢許略飲數杯
卽止違者出學

以上十一則須事事身體力行本縣拭目以觀諸生
之學業有成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時難得而易失也
學難成而易荒也苟非有志之士願毋入斯門也諸
生其勉之哉

又示書院諸生曰讀書經須與堯舜三王相晤對讀
詩經須與文武周公相晤對如親履其地如親聞其
語案其音節密詠甜吟玩其義理高歌低唱使聖賢
氣象宛在目前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方有

得力處也勉之

又諭義學諸生曰語云食古而化初學作文欲求其化先求其食凡讀經須精熟作文之時必須見之於文文內不能引用無一經字經句便是讀得不熟也待滿篇俱經史字句已免俗下空疏白肚之病然後可講精粹變化此是廣貯作料爲爾輩初學脫皮換骨之法一切時文切不可入眼一到眼中便油腔惡調蕪詞俗句膠黏筆端渾身塵土雖欲擺脫總跳不出惡腔子如若不燒卻時文雖日讀經書古文亦是那邊熟這邊生無益于事愈甯世所謂時文是腐腸

之物一入肚中便大黃巴豆打不下亦是善喻戒之
戒之如欲讀時文無在書院可也

重建三家店社學

臨潁之東三十里有鎮名三家店接壤西華居民稠
密明時邑令張福臻建社學歲久傾圮公行縣至其
地欲復其舊以水旱未暇爲至是始重建之較舊制
有加其地在舊學之後諸生李昌擢所捐也

校定陸宣公奏議點讀付梓以授社學諸生

公於簿書之暇與項性存宋子遜校宣公奏議刻之
俾社學諸生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卽讀是書公

製序云使君父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
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於蒙養先入之言則
皋夔稷契本領卽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脫
乎習俗之橫流掃除乎物欲之鋼蔽從此而擴其識
鍊其才充其學厚其養出而暢發事業建立功名其
或可以備 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
人物乎

上本府徐太守書論派補杞縣李令虧空

時徐以杞縣李令虧空飭各屬捐助公約派百金公
以小邑無措爲辭徐不允檄公立繳公上書自言連

年饑饉荒邑窮民催科不忍上年民欠二千本年錢糧徵收未滿四千輕封短少一概從寬串票傾銷久經捐備額定之耗有減無增捐賠之項月需歲益所入不敷所出克己節減衣粗食淡幕賓俱各散去廚房水夫不留一人止用一二小使炊煮自給雖曰居官苦倍寒士又當衝地驛遞往來一身拮据晝夜不安日到任來修城修倉厰糴糧放賑所費若干又捐許藩憲所欠老人部費等項一百二十兩乃分內公務理所應爾又因六堡之民被孔家口河決之患申許州協脩捐給工食又因人多路死設立義塚又因

穎民不識禮義欲設義學於各某鎮尙須捐給脩脯
其他若盛甲若河工若部費若派搭若各節若餘稅
若耗禮若考務若公派若雜費或百或十歲以千計
皆取給一分耗內非係奉 旨之項卽屬奉憲公務
固無敢少有遲違以取罪戾乃若李令所任杞地地
大糧多名甲一省李令居官久歷年所虧空之由若
非縱恣糜濫費用無經曷以有此雖在憲臺俯視屬
員固無彼此然地有不同人亦各異以小邑之脂膏
補大縣之虧空挪窮員之正項貽貪吏之贓私是不
肖者可任意侵欺拘守之士反因人取咎卑職不獨

心有不甘亦實力有不及也

冬復仇少宰書

書有云承諭上臺已蒞一載有關參謁之禮近思之罪也蓋因去歲水荒今春散賑地方隻身難以刻離夏秋之交大病兩月秋收之後買補拮据入冬以來又屆大計是以未得上省將來有公事自當恭謁請訓非敢不近人情也實以憲德寬厚下吏圖報不在儀文伏讀札諭具仰爲國樹人之至意獎勵後進之深心凡在人倫孰不感激但施之近思則爲過分蒲柳之資難堪仕宦前院時兩次乞休未允若得老先

生一言使得早歸鄉里整理書生舊業則庶幾不負
期許大德耳抑更有請者竊以 聖主當陽賢才

星聚真堯舜君民之日老先生秉政銓衡理學經濟
既已乘時利用矣其有剛方正直爲國爲民偶有一
事之誤而致被議論者伏望一言維持而剖白之其
有清忠才節赤心熱腸偶遇雷霆之威而致久沈淪
者伏望一言明揚而薦引之則扶植忠良樹立氣節
蒼生蒙福海內聞風矣近思草茅下吏不敢出位矣
竇因恃向年訓誨之德感今日垂注之仁推廣老先
生憐才之雅意而一獻其愚惟望俯垂鑒納

案公此書疑仇

先有書與河南大吏以公爲屬
故公荅之如此仇愬卽滄柱

沈端恪公年譜上

沈端恪公年譜卷下

沈曰富南一簋

五十年

辛卯

公年四十一歲

春臨穎社倉成

公言於本府徐太守俾轉達布政使王巡撫鹿云穎
邑地處卑下民鮮蓋藏四十八年大水萬姓嗷嗷近
思奉命發賑親歷村落目覩鳩形鵠面情狀始知升
合俱可救人性命於是節減百務勉自刻勵思爲民
廣積貯之計幸遇 皇恩憲德感召天和四十九
年二麥有收三秋大熟穀價之賤從來未有伏念積
貯之計必在豐年隨於縣署西偏隙地倣朱子遺意

次第捐建社倉至今年七所成計二十一間先捐買穀四千石貯其中將來或可逐歲增益計一邑每年所積穀賤可千石稍貴亦可五百石如此數年可積萬石以俟常平之不及豐年則積中年則借荒年則散庶備賑有資而民生不無小補但恐法久弊生官吏更易不無侵蝕難垂久遠詳請批示勒石以便永遵又念積貯甚屬艱難支散則又無幾誠恐異時或有提撥則本地百姓不蒙積穀之利而反多腳運之擾懇將社倉捐貯穀石止賑本縣貧民勿廢協他處俾地方得沾實惠本縣紳士庶民必將奮興鼓舞

逐歲增加此法可通行久遠并請批示勒石上臺批
如詳公遂作碑記并詳文刻之又誓諸城隍神其誓
文有云凡我同志踵事增脩恢張廣大鰥寡蒙休社
倉之穀實係民命或廢或興福殃類應官失其政吏
飽其私敬告明神尙其殛之

雙忠祠成

公致書李禮山主事求爲祠記其書云思之所以祀
二公者蓋以其皆鞠躬盡瘁于兩河有功德于茲土
者也岳王爲兩河招討提師郟境力戰商橋屢敗兀
朮於臨潁父老遮馬戴香迎師武功赫矣于公爲兩

河巡撫十有九年積穀備荒築隄障水鑿井種樹教
民蠶桑深仁厚澤血食世世文德隆焉其力排和議
專主恢復報國復讎有死無二其志同矣戮力兩河
馳驅南北招討巡撫位俱少保其地同矣皇天后土
可表此心社稷山河血灑何地其忠同矣莫須成獄
權有奸檜意欲定招禍起賊亨一曰不殺岳某則和
議不成一曰不殺于某則事爲無名其冤同矣王之
武略等於諸葛汾陽王則百戰百勝公之識力似乎
寇準李綱公則萬舉萬全其才同矣慷慨入獄致命
武林談笑赴刑成仁燕市棲霞之嶺三台之山西湖

把臂其墓同矣若夫二公之本原則有可得而論者
王有言曰文官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公有言曰兩袖
清風一腔熱血維清維忠無私則仁其學同矣王有
詩曰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公有詩云
好在田園三畝宅功成身退是男兒于志決身殲之
日而未嘗無雲霄萬古之懷亦可想見其無弗同矣
此思所以望古興懷而特立雙祠之意也雖世易時
移而忠義則一好德攸同使聞二公之風者頑廉懦
立子孝臣忠皆賴先生之大筆有以洗發之也

案李公名

來章初名灼然禮山其號也河南襄城人康熙乙卯
舉人廣東連山縣知縣行取補授兵部武選司主事

嘗游孫徵君李二曲魏蔚州之門與徵君友湯潛庵
耿逸庵張儀封再蟬庵賈靜庵張起庵稱中州理學
八先生著有禮山園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
洛學編等書公曾祖母墓志銘卽李公所作也
奉朱子神位於潁川書院

選擇邑中有志讀書之士得四十人送入肄業

刻論語讀注隅見錄授諸生

讀注隅見錄者公曩時爲學徒講解論語錄其所見
積久成帙唯與項性存時辨論未嘗示他人及是延
宋子遜主書院教諸生讀四書集注苦其汨于俗學
因索笥中舊本加點校先刻論語二卷授之公序之
云朱子之注不可添減一字者也朱子始作口義精

義後復爲集注大約圈內注仍口義訓詁之體圈外注仍精義議論之體精微廣大爲天地間第一部書乃蒙師俗儒妄分內外肆加句抹此風一開後生初學久不知讀全注矣微言大義何以得明今所講未敢謂是非不謬於朱子第欲諸生如吾法以讀注字字而思之句句而繹之若夫求其真而喻其味端在諸生精思實踐之如何不徒語言講說間也

修邑志改潁川八景

五十一年

子辰

公年四十二歲

是歲有上本府徐太守書云卑職叨蒙憲臺六年覆

載教誨諄諄卑職竭力仰荅潔已奉公節衣縮食正
項早完公派不後稍可以告無過卽一切衙門冊子
雜費亦並未敢短少茲因提五十一年存留確冊夫
確冊必俟司頒而憲臺戶房書辦數次滾提不過爲
些須之費乃一則曰醉夢未醒再則曰請賜目一看
種種嗤笑不一而足借憲臺之牌票逞無端之凌辱
卑職再三自反實無開罪上下相維以禮相接以體
卑職卽甚不肖自有 朝廷之處分憲臺之揭報胥
吏安得而辱之況憲臺待屬員如此之寬仁有禮而
遭胥吏如此之筆鋒凌侮卑職實有所不忍敢據實

稟明伏候憲慈飭奪

五十二年

癸巳

公年四十三歲

夏升授廣西南甯府同知

河南巡撫鹿公祐舉公卓異故有是擢

神道碑云去
穎之日士吏

攀車灑泣道不
得行墓誌銘同

冬赴南甯

時取道浙江送家人歸邀季兄慎言偕往有紀行五
言長律四十韻舟中感興和杜秋興八首一路得詩
甚多除夕前一日抵東安盼有東安除夕五首

五十三年

甲午

公年四十四歲

元旦舟次東安之泐垌村有詩

抵桂林

見巡撫陳公有別同門黃百先司馬詩

黃與公同官河南幸武安

有善政亦爲鹿巡撫薦舉爲桂林同知仍與公爲同官公乙未有壽黃司馬序極稱之遂由桂

林赴南甯有用少陵過何將軍園林韻十首二月中

旬過貴縣有詩過大灘祭伏波將軍廟有詩

莅南甯任

公於清明前一日入宣化界有感懷詩一首清明日

抵南甯郡城泊舟城外讀儀封張孝先先生濂洛關

閩四書得詩二首有注云張編采甚精獨太極西銘

注刪減朱子原本終覺挂漏旣莅任執法不避權貴
豪吏斂手郡有崑崙山公自號崑崙散吏署中舊植
枕椰兩樹名其所居曰枕椰軒作詩題之有哦咏崑
崙稱散吏負丞丞負細商量之句自注云雖屬勳官
猶以曠職爲慮又詠雲云鬢鬢片雲出風吹到九垓
力微難作雨勢險只聞雷無意隨舒卷何能定去來
幾時攜在袖重放舊山隈蓋傷長官之不相得而回
思臨穎也

六月告病

公有詩云此時方六月氣若早秋天衣欲添新夾衾

將裝薄綿蒼蠅來案少白蠹出書妍再上辭歸牘因

風想去船友人孫某爲公筮歸遇井之升公戲爲詩

解之有列取鄉中井寒歸林下泉爻辭須善會灑落

一欣然之句

案公此占已兆他日大用矣

旣得請以候上司檄代

尙留官署日誦易及杜工部詩有和秋興韻八首及

中秋夜無月九月六日九月八日九月九日卽事偶

坐後園破屋十月桂復坐小閣感懷奇項性存用杜

重過何氏韻五首等詩

案讀公諸詩則當時情事自見

八月方君日斯來會

方爲公少所從師有贈詩二首

九月飲李副戎園林

冬由南甯赴省

過大灘重謁伏波廟有休官謝神力喜得早生還之句

十一月住平樂

路遇平樂守高君梧州守李君同赴桂林公自云承其資助

十二月在桂林省城度歲

公在桂林有游明靖江王府憇獨秀峰下游曾公巖虞山謁舜帝廟游風洞游劉巖登疊綵山諸詩除夕

有詩云寒宵已盡臘元日卽新春爆竹傳聲□燈花
送喜頻一年爲宦客百拜謝明神但願旋歸早平安
送去津

五十四年未公年四十五歲

元旦立春在桂林有北闕來新命東風滿故園之
句有坐顏公讀書巖下重過潮音洞三過潮音洞諸

詩

自桂林旋里

公告四兄文云乙未歸田思仍教學四哥仍課兒孫

耕稼朱文端公軾序公集云貳守於粵以直道忤其
長輒投劾歸讀書授徒足跡不至公府墓志銘

云擢南甯同知引疾歸教
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

上鹿中丞書

公去任後聞鹿公亦告休歸里因上書問候其略云
拜辭後卽馳驅就道行兩月而抵任又蒙廣西撫憲
不加擯斥特賜優容方謂硜硜守介稍有進步可藉
報師恩於萬一耳孰意南甯守君性情行事與迂濶
素履竟有風馬牛不及者若阿私苟容不獨自負其
生平且有負師之明德矣兼以水土不服疾病連膺
故不得已作告病歸休計聊以適生平耿介之志耳
特是知遇之隆涓埃未報朝夕感銘莫釋于懷未知

何日少有遂也然近思之所以不爲苟容不失素履者亦正所以仰荅師恩之一端也

五十五年丙申公年四十六歲

哭王滄洲師

五十六年丁酉公年四十七歲

四月辰子玉麟有疾

六月宋夫人卒

五十七年戊戌公年四十八歲

五十八年己亥公年四十九歲

公續娶吳夫人

浙中大吏延公主敷文書院江西巡撫白公潢亦招

公主豫章書院公以長子疾均辭之

以上二條案當在此兩年中未

有的屬朱文端與白中丞書論豫章書院有云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先生嘗寓書聘錢唐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別聘其人必位山匹也此公辭豫章書院之證又其時杭太史世駿爲諸生以詩文就正公極賞之命子弟傳鈔見杭集祭公文亦當在此兩年也

五十九年

庚子

公年五十歲

五月浙江巡撫高安朱文端公特疏以賢能薦有

旨召入京引見

朱公奏疏云近思初係河南縣令循蹟特著以卓異升補同知因不服水土告休歸家足不出戶鄉里欽

允崙各公書肆

年譜下

敬臣於宣講 上諭處見其年力尙壯精神強健乞

敕部調取引 見破格擢用得 旨以緊要缺用

案高安序公集云於衙門寂寞中物色得公則當時疑高安先造訪而後薦焉

八月八日公由家赴都

冬始見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於京邸

公自言質疑就正於大學一書頗有論辨神道碑云與儀封張

清恪公講性命之學清恪公所著學庸講義皆與公往復辨論而後成

六十年辛丑公年五十一歲

春監督清河本裕倉

公嚴立規條搜剔奸蠹積弊一清案神道碑云未兩月卽往闕中則監

督之命當
在是年春矣

四月浙閩總督覺羅公滿係奏請公以知府發往福建
候補有

旨命公卽往

是年四月臺灣朱一貴作亂五月臺灣陷滿公赴廈
門故有此請至六月施提督藍總兵復臺灣閩六月
擒一貴及其黨解京師

夏公出京

六月抵家聞朱一貴之亂已平

七月由浙赴閩

至湯溪路過中山貢使知海氛既靖時方旱一路河
乾舟行多滯至崇安水涸乃乘竹筏游武夷山中秋
夜宿興化城外七月晦抵福建省城公有詩云客路
三千里官期一月程今朝方抵岸明日必登城

八月赴廈門隨總督滿公渡洋往臺灣

爲文祭海神有云某浙水寒儒潁川下吏七年作宦
止知潔已愛民八載歸林惟在讀書稽古乃以浙撫
朱公之特薦獲覩天顏又蒙福督滿憲之保題遠
來茲土適逢臺灣之變正當軍旅之秋未獲補官方
將需次快觀天戈之所指醜類已早削平更愁害氣

之未銷遺黎尙煩安輯邇者浙閩總督覺羅滿肅虔告祭擇吉渡洋獎率三軍指重溟而直往撫綏萬姓知滄波之不揚特命某追隨舟次鼓舞前驅自顧微員幸叨重委誓心清白對流水以何慚矢志丹誠望波濤而不餒又代滿公爲文祭臺灣山川之神祭臺灣死難諸將

著遠慮論四篇

其一論全臺形勢云臺地流雜至一二百萬其人眾矣田園日闢膏腴倍收其地廣矣洋通禁弛百貨皆集其財聚矣鹿耳之門四面鐵沙一夫當關萬舟莫

入可謂天險矣寥寥三縣官吏稀少則巡察疏也鎮
兵缺額素不操練則武備弛也內地過臺隔一重洋
風順則平波靜浪一葦可杭風逆則駭浪驚濤儼同
外國文書羈遲呼應不靈踰月經旬急切難到則勢
處孤危非同內地之可以臂指使呼吸通也今幸而
如朱一貴之無知則削平易耳設有黠者如鄭成
功輩竄入其中則文官如歐陽凱士珍等之庸懦或
死或逃而彼則撫數十萬流雜之眾據二千里膏腴
之地以重兵守鹿耳之門以勁卒取澎湖之島且拘
取船隻不放過洋則臺灣已失而內地尙不知也及

內地既知而彼謀已定我反爲客以內地之兵攻外洋之寇勞師動眾未易卒平柰之何不早爲之所也其二言當設官分理云臺地二千里一府三縣俱住府治官不知民民不知官亂之所由生也今宜照內地縣制或一倍或兩倍多不過三百里而止分作八縣以抵內地之中郡則官之耳目可以周知一縣而巡行可以遍歷四境才知可以展抒而精神可以管攝就一縣之中分而爲都圖保甲統領約束絲連繩牽則村莊大小戶口多寡可以一目瞭然而稽察無遺俾各官其地各子其民分疆畫界定宅安居此不

能之彼彼不能之此不獨外來之姦宄各有盤查不能越海渡洋而潛匿卽臺地之居民各有管轄不能踰庄越界而逃藏一道一鎮彈壓府治駐兵三千游守千總分防各縣各駐千兵分地而守因糧而食一有竊發務必緝獲盜賊不除必成大寇一縣疏防卽將一縣之文武照內地處分庶地方各有責成而官吏俱能展布

其三言弭亂之方云取數十萬無室無家之人處之得其所其事在爲之以漸而行之不覺夫此數十萬中有好勇使氣才力過人而能作亂者百人中一人

而已彼既負此桀驚之資必不肯胼手胝足從事農
桑者也爲文武官者或於月朔或於季終借讀法講
武之事會集鄉民見有勇力過人氣概出眾者卽拔
而取之置之行伍濃其賞賜美其衣服令其豔慕而
樂爲今日拔十人焉明日又拔十人焉十人爲隊領
以隊長十隊百夫領以百夫長百隊千人領以千夫
長嚴加操練團弄純熟如有過犯軍法從事不出半
年而臺灣之兵皆精悍而充盈迨兵多之後於換班
之時令材官約束潛移過臺以充內地各標之軍實
如此數年則精英悉拔壁壘俱新而緩急可用蓋人

各有志得其志則治失其志則亂人各有欲順其欲則治逆其欲則亂人各有管束有管束則治無管束則亂人各有職業有職業則治無職業則亂今以好勇恃強之人而使之爲兵馳馬試劍挾矢持戈則其志得也此輩所欲在衣服飲食而案季食糧勤操邀賞則其欲遂也行伍森嚴號令分明則管束有人而桀驁飛揚之氣不得逞也日省月試勤操熟練則職業雖曠而浮蕩縱肆之惡習自然消磨也臺灣之不清不過此輩作祟耳今旣拔而取之則其餘皆庸愚無知蚩蚩之眾耳蚩蚩之眾將惟吾法之行而誰敢

梗其令紀綱法度之詳可次第施布之矣

其四言治民之道云八縣既分地制有定則一二百里之內可以周覽而知也且保甲既編戶口有籍則有室家與無室家之人可以案圖而攷也其有室家者各田其田各宅其宅無論已其無室家者或籍內地漳泉或籍廣東潮饒俱必有家屬在彼或限以三月或限以半年令其回鄉搬取來臺方許其授田居住而違抗不從者則驅逐過洋如此則在臺之民皆成土著而永無外來之流雜況以一縣之官經百里之地丈量可清而欺隱漸出荒蕪既闢而田園自多

以欺隱荒蕪之地分給有室家土著之民使之各墾
其地各管其業各完其稅各當其差無僱替代管一
田三主之紛擾而各有父母兄弟以相聚各有夫妻
子女以相樂無異類客庄給盟拜把之惡習而且編
以保甲嚴以約束十家爲甲則有甲長十甲爲圖則
有圖總十圖爲都則有保長鄉約日稽月查朝巡暮
察姦宄何自而潛藏地方何緣而不靖況爲政必兼
教養禮記曰家有塾黨有庠古時蓋無地無學也中
等之人教而後善不教則放逸爲非勢所必至務必
每村每莊設立義學人生六歲卽令其入學教之以

灑掃應對愛親敬長之禮十五以後講明大學令其
作文其有秀出人羣者卽取入泮而養之於學宮況
臺道有考試之權激勵勸懲可以自主移風易俗反
掌何難而義學之費則出之於官莊以地方之財供
地方之用樂育人才挽回風俗皆由于此無財不可
以爲用故不肖者以財爲囊橐之物而賢能者以財
爲經濟之資間不誣也化頑暴之風而爲馴良之俗
變海島之習而成禮義之鄉者其能外此而他求哉

案八四論當時辦臺灣
善後時宜頗采用之

回廈門

十一月間長子玉麟卒於家

公長子名玉麟字厚貽自幼端重三歲喪母徐夫人四五歲時在公臨穎署冬寒嘗以身先溫枕席繼母宋夫人問故曰我煖席以待母寢也宋夫人有病則禱拜神前不止公赴南甯不以家口隨及歸見其質鈍讀不三四行深以爲憂乃自教之日聽講解忽開悟一日能背誦一二十行字亦端楷公復喜以爲質本不鈍也已而得弱疾固牀五年然能料理家事且教戒幼弟讀書日以守父家規爲言公往福州臨行前一日猶手書八事曰創修義學養濟孤貧勸民敬

字掩骨埋墳平治道路立願救人廣施醫藥拯救生靈公臨行之日復以首抵枕上曰望大人爲官力行八事以荅上天語罷哭失聲卽於公行之月卒年十八公十一月二十日聞訃尙未詳其卒日有哭長男玉麟文又有得麟兒凶信用柳子厚韻一詩云心死寒灰不復然那堪腸斷鷺江邊離家遠隔三千里蒼汝空勞十八年東野有書難記日西河無罪欲呼天一棺遙想秋風冷痛絕蘇隄敗柳烟後以仲弟遷之長子恆爲嗣遵公遺命也恆生三子長舒華嘉慶戊午舉人

六十一年壬寅公年五十二歲

元旦有詩

正月四日由廈門回省城

有絕句云正月四日離鷺津斜風細雨送口口北方

物候偏驚早一路桃花照眼新

哭陸麟度

作勵志雜錄宿案錄中一條云余庚子秋八月出門中秋

丑七月二日赴關中秋病興化城外賦絕句三百時
天陰無月今年寓閩署無詩天雨無月出門以來三
度中秋得看月者一而已矣嗟乎月之晦多明少與
人之處世何以異哉有志者可以自信至據此條則

是書作於
是年無疑

名所居曰俟軒卽以自號作俟軒賦

賦曰仰穹昊之如蓋兮遠蒼蒼其何極弄日月於如
丸兮紛往來其相織春與秋而代謝兮等光陰於過
客人生在其間兮曾不能以止息憶少壯之如昨兮
儼白駒之馳隙曾轉盼之幾何兮忽衰老其將及視
茫茫而漸昏兮髮星星其化白聰明之日減兮意氣
亦復非昔愧此身之屢變兮難比質於金石雖聖賢
之當此兮亦無所庸其智力披遺書以三復兮曰俟
命而不惑謂齊彭殤爲安兮問何事之眞實一死生
爲誕兮更何脩之親切青春其不再兮欲追尋而無

覓逝水其不舍兮欲留停而無術憶往以悲來兮對
秋風而飲泣嘆老以嗟衰兮覓丹砂而駐色徒計較
之營營兮腸九迴而百折苦寤寐之逐逐兮心冰寒
而火熱豈知大造之有定兮曾何加於損益是以智
士惜時仁人愛日驗道體之離合兮必須臾而敬惕
決吾心之存亡兮功不違於終食勿以去日爲多兮
行百里者半九十勿以來日爲少兮賤千金而貴一
刻百年非久兮供庸流之浪擲寸晷非慙兮成奇行
之激烈或半生守正兮忽末路之變節或畢世浮沈
兮至暮年而改轍謂五十其始衰兮遽叟知非而進

德謂七十其稱老兮尼山寡選而學易謂九十其既
耄兮衛武賓筵而戒抑謂啟手足其知免兮曾氏孺
留而易簣一息之尙存兮此志不容以懈忽對衾影
而不愧兮待蓋棺而論畢日汲汲其不遑兮學孜孜
其弗輟惟憤樂之循環兮已相忘於歲月何思而何
慮兮何憂而何戚苟朝聞而夕已兮亦順存而寤歿
請以俟名軒兮庶有資於時習

作時習吟

雍正元年

癸卯

公年五十三歲

公在福建

欽召入京用吏部文選司郎中

賜第一所帑金四百兩

時銓法久飢胥吏多假手爲姦 上在潛邸卽聞公

名故特有此擢公在部密察輿論盡得其隱吏不敢

欺宿弊盡絕

九月充會試同考官

是科總裁爲朱文端公張文和公會元鍾祥楊炳狀元金壇于振

十一月授太僕寺卿仍兼文選司事

初公在選司尚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

敢仰視公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尚書曰可公曰

不可尚書怒公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

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察友當如此矣入告遂不次加
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

十二月二十三日恭遇

覃恩加二級 贈公祖父母父母如公官

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四歲

正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

副考官爲御史涿州朱鳳解元澠縣王世魁

二月擢吏部右侍郎

賜詩云常伯官資貴齊名屬亞卿同邀三品重並列六曹

榮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所期庶政理海宇日澄清

異數也

秦神道碑云丙午主江南試。陛辭之日。御賜詩云云。而國史稿列傳係於擢侍郎下。當以國史

稿爲
正

四月回京

公序癸卯正科山東鄉試錄有云臣等所持以衡校者惟在守周程張朱之言以求孔孟顏曾之理外以體驗天下之事內以印證一己之心四者合而爲文始入殼其他迂疏凡陋詭譎輕儇者槩弗錄焉非敢謂執其法而遂可定其人也亦曰由此求之庶幾乎其不遠云爾又上出使事宐疏末有云臣在東省見百姓耆老言及原任糧道余甸原任布政使佟吉圖二員清廉愛民家家感念查余甸等因河工被劾其

獲罪情由臣未悉知惟是輿情愛慕解任後迎養輪
供起解時又爭出錢物攀留迫切之情出於誠心若
非實惠及民何以得此臣既經目擊不敢隱諱云云
案公之護惜善類不避嫌私於此可見

上陳情疏請以本身及妻所封移贈曾祖父母

其疏略云臣本農家世守耕讀曾祖二十而歿曾祖
母二十二守節嗣子及婦相繼早亡遺孤年十三卽
臣之父當前癸未之末村落適遇兵荒臣曾祖母挈
孤孫流離饑饉之中內憂外侮艱苦備嘗支持茅屋
使不傾覆鄉里皆以爲難臣父見背時臣方九歲執

臣手而命之曰祖母撫孤兩世苦節三十四年農家無力請旌他日若得讀書成必思有以表揚祖母臣泣誌之不敢忘臣十五學禪二十一入泮二十五始知聖賢門路每於燈窗寒餓淒風苦雨之時無刻不以曾祖母苦節冰霜爲念臣知立志自守不敢浮沈隨俗皆臣曾祖母苦節之遺教也幸遇 覃恩大沛之時內外臣工皆得推封祖父 恩綸復許移贈臣受 恩深重先世有苦節而不爲表章是臣之不孝也懇求 鴻恩破格允俞以章苦節不獨臣此生之私願得伸而臣之先祖父母俱銜感欣慰於地下且

使鄉里聞知皆信苦節之久必獲報而臣舉家世世子孫永戴 皇仁於不朽矣疏入 詔從其請以侍郎階資贈其曾祖父母

上疏論清查虧空

時田文鏡爲山東巡撫方查辦州縣虧空公上論清查虧空疏有云伏查東省向來虧空繁多據撫臣云欠在藩庫者一年以來皆已全補欠在各州縣者尙有三四十萬正在嚴催急補臣愚以爲填補庫項固當上緊然亦須量其力之可爲而不累於民若一味嚴急各州縣只顧一邊暗加火耗有傷民力非

皇上愛養民生至意要在大法小廉清心節用漸補而不覺其難既補而不復再虧斯爲善補之道也虧空亦各有不同有軍需要務及地方賑災不得已而虧空者有因逢迎上官及侈靡妄費而虧空者有自己任內虧空者有前官虧空被上司威逼而承認者夫居官一有虧空則身非乾淨之身陞遷無望而名節不顧貨利是急而貪污不恥府庫空虛而賑濟卹災皆爲具文故虧空之中必無循良之吏也一虧空而吏治民生俱不可問矣臣愚以爲宜將虧空之省飭令撫藩通盤清算共計若干分別四等一爲奉

旨事件公捐之項一爲通省事件公用之項一爲前任所遺代認之項一爲本官自己侵挪之項造具清冊不得掩飾其爲自己侵挪者固當著落本人賠還置之重典矣其爲奉 旨事件公用者當遵 旨施

恩照例豁免矣其爲通省事件公用及前任所遺代認者此等官員概以侵挪治罪似乎太過若留之地方甚爲有害旣經虧空必不肯將已財補用不過取之於耗羨仍是地方之物況肯受虧空之人必不能操守而善節省久留於任不特前虧無補必致後虧復生輾轉滋累徒使百姓日受重耗之害臣愚

以爲此時凡有虧空之員應卽令其解任另選賢能之員開明數目將加一耗羨量留上下各官養廉外酌算每年應補舊虧若干限年補清報部酌量議敘如有於加一之外再行妄加火耗者卽以貪贖參處如此則通省皆清白之官彼此砥礪名節可以永無虧空之慮而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七月奉

命同尙書阿爾松阿往河南審理生員王遜等糾眾罷考一案論如律

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

公序甲辰科武會試錄有云我 國家近科武舉之
制一場試騎射二場試技勇三場兼攷策論亦既備
前代取士之法矣 聖祖仁皇帝文德武功超
邁萬古俾應武科者三場首語孟論次武經論次時
務策又設立好字號分別技勇參以文章分別取舍
而一時武士咸知誦習孔孟之書我 皇上作人
造士加意慎重至於武科既 命親王大臣監試而
榜發之後對策 彤廷復 親閱較射所以鼓舞而
作興之者至精且詳矣多士幸生其間亦思文武本
一途而知所以報效之具乎又云承平之日四海恬

熙所以資彈壓修武備者亦必以清慎勤三字爲兢兢清以表率則餉無虛冒而兵皆實在之兵於是乎戎行整慎以約束則民無擾累而兵皆節制之兵於是乎閭閻安勤以訓練則軍無惰遊而兵皆精悍之兵於是乎壁壘新而邊疆肅

會廷臣議耗羨歸公

山西巡撫諾敏上耗羨歸公之奏下廷臣議眾以

上意所向不敢言公獨爭之力言耗羨爲額征所餘本無定數今歸公則與額征無異在今日爲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是重

困民也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不可行

上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對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上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對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上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同列皆爲失色然

上嘉其誠凱不之責也 上以耗羨惟無定數故不肖有司取民無制遂著令以加一爲率提解司庫頒

上諭曰耗羨存庫不過暫寄以備地方公用斷不可歸入錢糧之內凡此等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若將此入

正項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名實相違且恐移東就西反致滋弊 上之此諭蓋猶兼采公之言云

案本全氏祖望題公神道碑後參彭紹升測海集 上諭則從東華錄錄入

三年巳公年五十五歲

六月坐事應降調得

旨寬免

時吏部議年羹堯誣參道員金南瑛等不實罪尙書隆科多擅會同兵部僅議革年羹堯將軍職 上

以吏部應議事含混會奏巧爲徇庇下都察院議隆科多削太保餘坐附和降調公亦在列得 旨寬免

是夏 上諭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

秦朕係其終無貳心

案見望溪集侍郎魏公墓志銘中

七月得季兄慎言凶問爲文以告

公諸兄惟季兄及見公登第至是歿于家公稱其生平篤于孝友至性激切晝勤田桑夜愛讀大學孜孜喜聞善言數十年不與戶外事雖老于農益不愧爲公之兄也公文末有云某以千里憂患之殘軀一旦遭此骨肉死喪之異變傷心慘目幾不欲生兼之仕途難定未知何日得歸老首邱磴磴自守一絲不染留此清白之身不致玷辱家風異日可以見祖宗與

諸兄于地下言之慘淒筆不能下

上疏請定屬員調補差遣之例

疏云調補一法固量才器使之道臣愚以爲去不肖宜速而任賢宜久也夫不肖之在地方肆其惡政雖一日而可懼賢者之在地方布其善政須積久而後成今之督撫於地方屬員往往有仕僅數月忽以爲賢能而調繁夫以爲賢而調之則賢者正宜久任使
得展其經濟竟其設施小民所深望而最難得者賢
司牧耳今幸得一賢員乃甫及數月未得成其善治
卽別調之而更以新官豈不生小民之怨而爲地方

之惜況仕只數月所爲賢者未必果賢臣愚以爲督撫有以屬員爲不肖而調簡者應卽行降調有以屬員爲賢能而請調繁者除初選時已奉旨准調外其餘必須任滿三年果有善政可稱并查實無虧空令督撫開明事實咨送引見方准調繁又督撫差遣自有佐貳等員以備使用今多以正印之州縣調入省會經年累月不得在任所以致錢糧不得催徵刑名不得清結至於署印等事往往有相隔數百里輒令帶理勢必不能分身兼顧徒使兩地俱空夫州縣之于小民猶父母之于赤子疾苦撫摩豈可暫離

朝夕州縣賢能之員雖如龔黃卓魯而不能常在地
方亦復何益臣請嗣後督撫凡一切差遣署理之事
俱用同知通判佐貳等員不得輕調正印若以佐貳
爲不足差遣則此等官員竟成虛設應卽以不職參
革不宐令其竊位素餐如有萬不得已之委署盤查
須正印州縣者亦必地方貼鄰可以朝發夕至兼顧
無悞不得隔越百里之外其有公務調入省城亦必
隨卽發回除科場大典外不得逾半月之限以致廢
職曠官

又論進士雙單並選教職改用正途并請復行薦舉實

學

疏曰知縣一官爲親民之吏錢糧刑名皆所職守今
之進士未必皆能學道愛人然欲求學道愛人之吏
斷必在進士中也 皇上軫念人才將癸卯 恩
科內點出三十員除發往外省餘則在于月選進士
班後添用一人臣伏查銓選舊例進士選用知縣者
止於雙月大選十七缺用五人而單月不得與焉故
往往候至十餘年尙多壅滯人才實難當及其精銳
而用之候缺年久志氣消磨立名砥節之念旣淡趨
利避害之意漸生應請嗣後將新科進士內選擇年

富力强言動端樸者恭請 皇上親加考試以吏

治民生因地制宜之事命題觀其經濟識見明白通曉如何量取四五十名照四舉四捐四補之例亦入于單月分內選用四人以十六缺爲一班則讀書明理之士得及時先用而地方赤子必蒙清廉慈惠之福又教職等官有司教之責非他雜職可比 皇

上慎重學校洞鑒捐納之員不可以教訓士子悉令捐教諭者改補縣丞捐訓導者改補主簿臣查未奉改補之先有捐納而現任教職者尙多其人現今奉旨將揀選舉人之年老者悉令改教則舉人候補

教職數倍于前請立限年之法凡從前捐納教官任滿五年者已足榮身悉令原品休致不論經制復設凡教諭員缺令舉人補用訓導員缺准令恩拔歲副補用庶正途可以疏通蓋士爲四民之首民俗之清漓由于士習之邪正教官職分全在訓教士子約束嚴密不許才華奔競如一縣之內生員果皆守分讀書不入公門詞訟稀少風俗樸茂教官卽爲稱職該督撫不拘年限破格薦舉以示風勸其有縱容士子出入公庭或結交請託或抗拒把持詞訟起滅風俗澆漓卽將教官以溺職參革其有年過七十以上衰

朽太甚不能約束士子已經任過十年者雖屬正途亦令原品休致以避賢路而教官既有師道之尊不宜置之未入流雜職之後應加正八品級以重其體歲科兩試衡文之外當令教官將各士品行優劣開明事實申報學臣嚴加分別不得徇情苟容以致學校之設有名無實又各省書院之設所以講明實學造就人才也近來士子惟知習學時文以爲梯榮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應飭督撫將各省書院查明向來捐助義田餘貲敦請道德品行之儒能守孔孟程朱正學者爲之師擇取通省生童內有志實學之

士肄業其中倣宋儒胡瑗經義治事條規講習明體
達用之功比及三年以待其成其有品行端潔通曉
治道者開列所長歲薦一二人咨送判部恭請

皇上親加考試各量所長而授之職以觀其賢能如
才堪大用則督撫加級薦非其人則罰其俸此于科
目中額之外復行薦舉實學之條庶取士之途廣而
國家收得人之實效

又論典史宜改用正途

疏曰一縣之內有令丞簿尉小邑率無丞簿惟尉則
每邑有之卽今典史也職分甚微而與民最親其專

司有督務能緝盜則良民安其兼掌有獄禁能卹囚則人命重又有批發之詞訟差委之案件才幹則無稽遲安靜則無煩擾其官雖卑於丞簿其職掌實視丞簿爲要而民之受其利害尤爲切近唐宋進士初第縣尉與拾遺史館侍御史中書舍人知州縣事並除近因例由考職吏員出身遂咸以卑賤目之欣逢皇上洪慈于雍正二年冬舉行計典史雜職俱得與州縣官一體卓異庶人人可以鼓舞而知所自新矣但查此等官員有應選先用兩項其應選班只據外省總冊挨次選用現今所選僅至康熙二十

四五年其中半多物故暗中項替莫可究詰至先用
一途五年役滿加捐者固多有之而掛名著役頂冒
加捐者亦復不少現今極力嚴查設法防禁而各處
假印抽憑之事紛紛敗露其果係吏員正身又屬久
慣衙門熟于作弊本人亦自以出身卑微不肯復修
名節甫一到任書役皂快本其同氣舞姦弄法本其
故習害人詐財本其生業地方惡棍以其職卑行污
易以賄買遇有詞訟批發計刑杖之多寡定價值之
高下魚肉小民若分所應然甚而有與捕役通同養
賊暗割贓私名曰收月規又凡難結之案或迎合上

司或受人賄囑土囊壓口草薦豎壁實有人所不忍
言者今各省命盜重案其不研求實情題參監斃銷
票者半由此輩所爲卽至嚴加參革彼視其官本同
負販曾無警懼臣愚以爲此輩吏員似不可爲親民
之官也查銓選則例內吏員應選八九正從未入流
驛丞倉場庫使闈官等共五十餘項爲途甚廣儘足
充吏員之選用應請將典史仍古制爲縣尉改州目
爲州尉與教職平行補用正途凡有舉人揀選期遠
年力精壯情願初試爲仕者許具呈通詳咨部挨選
照府廳之例與知縣有正佐之分不行屬下之禮三

年內遇 大計卓異有實在潔已愛民弭盜恤囚治績表著者該督撫據實薦舉卓異優陞其餘同正途論俸陞轉不與雜職比例如有忘出身詩書之籍仍蹈猾吏所爲卽行參革其或知縣缺出新官未到之先卽委暫署有超羣出格者卽令題補本縣蓋旣爲縣尉則于本縣之民情土俗自必周知熟悉使之署理尤爲便習如此則佐貳微員亦可望以補偏救弊之事風塵下吏不致安于卑污苟賤之爲滌除民害一也整飭官方二也疏通人才三也實於地方上事務大有裨益

四年丙午公年五十六歲

二月乞方君靈皋爲文表曾祖母尤淑人之墓

其文曰 皇帝嗣位之始年搜揚遺賢命大臣
各舉所知於時今吏部侍郎沈近思以郡丞就其家
起吏部文選司郎中既任官特命兼太僕寺卿逾
年四月拜疏歷其曾祖母尤氏守節撫嗣子教孤孫
艱而有成暨其父將終傷家世田農不能爲大母請
旌而有望于後願以元年 覃思身及妻應得之
封移贈尤氏 天子既賢近思感其意詔以侍
郎階資贈其曾祖母又二年二月介吾友王君虛
舟乞表墓之文余攷禮經爲人後者服如所生傳曰
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蓋恩以義隆而不敢忘其祖
也然恆婦人之情視爲後之子多異於所出是謂不
有其夫也而爲之後者自視亦或異於所生是謂不
有其祖也今尤氏重其夫以及其嗣子可以教天下
之爲人妻者矣近思念其父以及其祖所嗣之大母
可以教天下之爲子孫者矣 天子優賢厲節推
恩于功令之外而褒崇諭所應得可以教天下之爲

臣者矣禮達義昭不可以勿藉也諱案沈氏自遷仁
和七世至贈公諱學顏子近思爲曾祖卒年二十淑
人時年二十有二距其歿三十有四年與贈公合葬
西涇口百浪鵬先塋之次嗣子時吉娶俞氏甚有婦
道遺孤大震生五子近思其季也淑人高行載郡縣
志沈氏三世生卒爵列墓各有誌家有譜故弗著著
其維繫于
風教者

三月轉左侍郎

七月充江南正考官

副考官爲太常少卿天門曾元邁
頭場四書首題子曰賜也女以子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一章次題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二句三題詩云兩我公田一節解元銅陵黃淮

十月奉

上諭曰閱江南鄉試錄見主考沈近思出題正大不尙詭
僻三場策問內發揮性理具有本源以此試士實有裨於

人品學問甚屬可嘉交部請敘旋經吏部議加二級

公序丙午科江南鄉試錄有云唯執實理爲憑不敢以浮華是尙理之所是不敢不取也理之所非不敢不去也又云多士必本至誠不欺之心體日新不已之學內以勵純粹潔白之操外以立正直光明之業疏陳浙省舊弊十事

時有汪景祺西征隨筆及查嗣庭爲江西主考出題不類搜得行李中日記兩案並坐誹謗先後論法公與同籍因疏稱浙省遠處海濱奢靡澆薄以詭詐爲能以忠厚爲拙以勢利爲重以廉恥爲輕以逢迎奔

競爲有才以安分守己爲無用以請託徇私爲多情
以孤介剛方爲刻薄以健訟打降爲豪俠以退讓辭
遜爲怯懦以捏詞造謗爲智謀以謹言慎行爲迂闊
人心之壞風俗之頹淪胥已極如查嗣庭汪景祺者
大逆不道罪不容誅是浙江一省逆種並生越水爲
之增羞吳山盡皆蒙恥荷 皇上至聖至明至慈
至斷明正其罪 特簡儒臣爲觀風整俗使滌除邪
穢咸與維新臣受 恩深重無可報効敬陳浙省舊
弊十事一士人修身立品全在初學乃浙省童生初
應縣府試卽請託勢要求開公摺府縣官憑以錄取

最爲惡習請懲責以端新進一
生員初得青衿便思鑽營當事不得則僞造浮言得則通謁顯貴求通關節請將本人治罪外其私書關通者依律治罪一在籍鄉紳多在各衙門關說公事顛倒是非最爲民害請分別革斥治罪一不法生員妄借條陳名色向各衙門呈告地方公事藉以欺壓愚民武斷鄉曲并結聯匪類連名具控名曰公呈請褫革治罪一浙省凡兩造結訟未見曲直輒請訟師造作揭帖攻發隱私污人名節或捏貪酷欺蹟誣陷官長或編德政歌謠聳動聽聞以致上司誤信賢否混淆請照光棍治罪

一士人刊刻詩詞並一切誨淫誨盜之書甚爲心術
之害請燬板重懲一訟師爲害最盛浙江省會士農
工商而外游手好閒之徒鮮衣美食遨遊城市伺察
鄉愚偶有口角是非教唆興訟或代作呈詞或鑽求
書吏卽欲具公呈一呼而集甚者挾持官府串通衙
役保官告官閉城塞署皆此輩爲之請於保甲內將
無籍之徒嚴加查察至放告時先查代書審問如係
訟師嚴加懲治一衙役作弊各省皆然浙省尤甚劣
紳訟棍皆以衙役爲線索此輩侵盜錢糧魚肉小民
本官一有覺察則句引紳棍閱堂塞門冀圖挾制皆

由白役人多每衙門動皆數百請飭浙省大小衙門
遵照經制役定數一切白役幫差盡行革退如有書
役勾通罷市抗官立寘重典一士子讀書當以聖賢
爲法一切博戲最易放心喪志士紳犯賭法所必懲
而豪家暗養打降之人船埠橋埠各有棍徒雄霸欺
弱凌寡威嚇鄉里請嚴治首從一民間演戲原屬豐
年報賽之常浙省有坐方地棍借端科斂糾黨勒索
應予重懲又如雲林天竺各寺廟每至春二三月婦
女游觀輕薄士子呼朋引類混雜訕笑毫無忌憚宜
嚴申禁得 旨據奏二逆並生越水增羞吳山蒙恥

等語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稱上智
不移實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所陳風俗十事
切中情弊委曲詳盡甚屬可嘉發與巡撫李衛觀風
整俗使王國棟照所請嚴行禁約

五年

丁未 公年五十七歲

正月擢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事

公受 聖主知遇至深不五年間自散吏擢至九

卿日夜淬厲殫竭思慮凡 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前後封事十餘上皆剴切明白不爲苟應故
事于育才用人尤兢兢焉又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

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于民生有所裨益而後已每封疏將入先期齋戒鍵戶沈思繕稿竟北

嚮叩首而後行雖家人莫知其所陳何事

見神道碑參墓志銘

又浙江通志云擢左都御史表率臺端風清紀一曰肅所進奏疏非發議準行之日人莫得而知也

上問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

試陳之公對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

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

臣願 皇上爲堯舜不顛 皇上爲釋迦臣卽

有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頷之曰良

是先是 上以問臨川李侍郎絳李對言無補於

天下國家及是李已罷官聞公奏歎曰君子哉闇齋也說者以爲雍正十年以前 內廷不舉法會一公

之力也

案見全祖望題神道碑後李公罷官在雍正五年則公此奏必在是年也

三月充會試正考官

同事者爲靜海縣公廷儀溧陽史文靖公貽直會元彭尙書啟豐是

科得人

爲盛

公序會試錄有云 國家深仁厚澤久道化成

皇上乘乾御宇德盛治隆 曠典頒仍 洪恩稠疊

念歲閏春寒展期三月下及士子衣裘飲食咸厯

聖心撫卹倍至舉子四千餘人感激鼓舞夫士氣

盛則衡才之任愈難是以校閱之際惟視其義本聖
言悟由心得執理以考其疏通案事以覘其切實一
切浮華濃豔詭異空虛之習屏弗錄焉

六月教習庶吉士

校定所纂陸子遺書

公在京與漳浦蔡文勤公世遠交最深每以事至

圓明園必宿文勤所

有初夏過蔡侍讀寓園詩云朝罷歸來日已西停車乘興訪幽

棲花飛石徑紅將盡柳暗池塘綠正齊樂趣魚行流水活梧機鳥在隔林啼素心相對情偏切話久酒忘

月到時甯化雷副憲鉉在文勤門下聯牀講析或過

夜分嘗求教於公公曰讀書最怕浮淺朱子一生於

四子書自注自讀死而後已此其沈潛深造何如也
又曰研求義理卻不可穿鑿用朱子斂身正坐緩視
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十六字去讀聖賢書自有
所得公因以所纂陸子遺書屬副憲校訂蓋總清獻
公諸書薈萃而類編之以裨後學者也凡十四卷

經

堂集陸子遺書序云雍正五年余在都門總憲沈端
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子以
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沈潛反復之久因倣近思
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
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近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
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
閩之正脈無復有舛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就稿而公
薨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視浙學喜其完
好如初欲為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母歸
養爰識此意以誌後之學者又識其象山禪學考後

云昔吾師蔡文勤公與高安朱文端公編歷代名臣傳沈端恪公力言象山只當入循吏傳又有上蔡梁村先生書云猶憶丁未夏沈端恪公至海澱吾師誦朱子與陳丞相書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安乎其位沈公以爲警動蓋吾師能以此言自況故以此言規人沈公樂聞正言不嫌劄切皆古人之風

十二月十三日公卒於位

案墓志銘云無疾而終神道碑云遇疾卒於位蓋微疾遽

耳

上聞震悼

命平郡王福彭往奠

諭曰沈近思人品端方持躬廉潔凡所委用悉心辦理正資倚任忽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禮部尚書太子少傅銜

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子尙幼著該地方官加意照看撫養待成立時送來引見賜銀五百兩吏部派一謹慎司官爲伊料理後事 賜祭奠如例諡端恪至明年公子遷等奉公喪歸卜葬於湖州府歸安縣埭溪之陽其年十一月浙江布政使奉

旨致祭

公集後二子跋語云不肖兄弟總角侍立每見先大夫委蛇退食時輒解巾帶謝賓客雙扉靜闔吟詠不休又云從先大夫遊者率皆以程朱之理爲訓行以期實踐非徒文辭爲也

高安朱文端公序公書云晚年致位通顯攻苦食淡
視諸生時不少異是以能植其躬而申其志雖天不
假年不獲罄抒所學而倦倦民物之志未嘗少忘故
雖尋常酬應之作亦時露其意蓋所謂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者惟公允蹈之

雷副憲鉉序公書云性喜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
術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
之分界則如决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
彭尚書云公立心坦易純于踐履非道義一介不取
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

所編夙興錄誦法稼書先生晚年蒐輯當湖遺書爲
十四卷其他著書又數十卷

杭太史云公愼交游寡言笑生平敬李梅厓之道義
蔡梁村之理學晚歲篤好稼書文集與閩人雷鉉王
道考訂其業夜分不休所著述數十卷曰學易學詩
讀論語注隅見錄小學詠勵志雜錄真味詩錄天鑒
堂詩文集皆理道之言

沈端恪公年譜下

四

沈端恪公年譜下